

餘杭縣誌卷之九

今蒙城戴日強纂修

徑山志

圖考

山水

寺宇

禪宗

詩文

紀異

按天目山崔嵬巖嶭列嶽霞表記所謂熊騰馬  
奔凌深拔峭而爲梵釋之宮徑山是也山以徑  
名乃天目之徑路層巒縹緲古木參差路轉峰  
迴嵐雲岫霧宇開瓊瑤林數梅檀雄暢宗風朗

標慧日誠東南之奧區而靈異之窟宅也夫雲  
 亭符瑞以望于山川王者所不廢邑有名勝而  
 紀載殘蕪攷覽湮泆浸假山靈移而討焉蒞茲  
 土者夫亦何辭爰采大都列爲斯誌俾與匡廬  
 秦嶽並垂懸字語云山有見榮此又邑之見榮  
 者已

後學李長庚 沈煥然編輯

沿考

徑山去縣西北五十里高三千餘丈乃天目之東  
 比峰有徑通天目故名山海經云天目亦名浮玉  
 山高遠深濶若水出焉太平寰記云天目東出臨  
 安爲大溪溢東流而爲茗溪委巷叢談云杭州山  
 脉有東有西東目之脉萃于餘杭其山五峰環抱  
 奇勝特異唐代宗時法欽禪師結菴於此永泰中  
 有天目中子山人求師剃度將往長安護法師試  
 其能卽假咒力噉石爲三片師隨與祝髮以崇慧

名之至入京得解佛法難代宗詰其師承對以欽  
 師遂召師赴闕賜號國一詔卽其菴所建寺曰徑  
 山禧宗改爲乾符鎮國院宋祥符改賜承天禪院  
 政和改徑山能仁禪寺初師之來是山也五峰間  
 原一龍湫知師欲建寺挈屨盡歸天目山漲爲平  
 陸止存一穴時通護衛今龍井是也其他白兔擁  
 膝靈雞報曉直其餘蹟紹興間妙喜建千僧閣直  
 建大佛殿重建龍王殿孝宗游幸又建龍游閣  
 間孝宗御書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山宋迄

元遂爲叢林之冠元末兵燹 國朝洪武重建至  
 萬曆間吳江沈中丞季文尋紫柏師願力捐資首  
 倡請僧無邊更舊向鼎新焉詳載法派及碑記陸  
 尚書光祖王太史肯堂于郎中玉立洪給事瞻祖  
 後先贊護僉書之以志沿革

山川

凌霄峰

此峰最高而秀拔為徑山之主山頂有寶光殿乃宋帝勅建今廢

鵬搏峰

大人峰

亦名天顯峰

宴坐峰

即鐘樓之坐山頂有無垢軒今廢

朝陽峰

堆珠峰

亦名鉢盂峰

御愛峰

宋高宗遊幸時凝立觀愛故名

板雲峰

寂照菴之主山

館林縣志

卷之九

四

雞籠峰

在凌霄峰背

豹子嶺

在泥關嶺北

獅子嶺

在凌霄峰後面

風嘯嶺

南塔下去臨安大路

泥關嶺

在豹子嶺東南

水嶺

橫清嶺

彈嶺

在蘿蔔坪之左

雲居石

在雲居菴之左又名盤陀石平廣丈餘

翠屏石

在喝石庵之左又名悟道石

羅漢石

在望江亭側大慧果師徑山說法處

碁盤石

雲居庵對過其石像形故名

喝石巖

在開山菴門內

玉芝巖

在喝石之左峭壁間欽師入定之處時產

秀才巖

在大禪庵北羅隱曾至此故名

向巖

在雲居寺西

大山

在馬蟻寨北

白雲山

在雲峰北

香燈山

各房俱有不具於一處

橫山

清太菴主山

晒陽山

在聖水之左

清潭山

香水海

在開山右首石碭一傳為靈雞飲水處

廻龍橋

即洞橋

月清橋

在圓照房前

廣積池

在圓照房之右

月清池

在圓照房前

放生池

在寂照庵前乃宋時所鑿有碣今存池中

洗硯池

在三門外東坡先生嘗登山題咏洗硯於此其水澄澈可愛每月明生動微波鱗有

痕之狀

鉢盂池

堆珠峰下之陰山以其似故名

明月池

宋紹興間妙喜果禪師鑿於明月堂前因以得名今池尚在大慧塔前以房將沒矣

上水池

下水池

在菖蒲田下

惠泉池

在梅谷房前首

龍井

五峰之間有湫龍所居也國一禪師與龍首飲其讓避龍化一老人言願歸天日以奉此

一夕風雨晦暝漲為平陸止存一穴是為龍井

錢王井

在方丈基前乃錢王所開

將軍潭

在洞橋北首

孟家洋

在風嘯嶺東南即圓照西房

對過川

在聖水之下

龍鼻水

南塔下從五峰中龍洞出大旱不涸哩岩  
噉噉所有湍水瀑噴若龍鼻中出故名

風洞口

在紙錢坑下

梅樹灣

在梅谷房南

楓樹灣

在孟家洋外

碑牌灣

在鵬轉峰下

蜀葵灣

在孟家洋左

深潭灣

在孟家洋南首

仰天灣

在白雲山之東

堙塔坑

橫嶺下路

千丈坑

在佛聖水下

行童坑

座落千佛閣後大慧時以此山為行童衣

楊棧坑

在圓照房後

單故名

雪坑

少卿塢

在淡嶺下馮北海問道於高峰寓此

徑塢

在凌霄峰之西北唐國一禪師由此徑而入

冷飯塢

在南塢下

石場塢

在半山亭下

茄秧塢

在千丈坑南

野人塢

千丈坑對過

天澤塢

在石嶺下

富家塢

在洞橋外龍王廟內卽是經山東界也

柳園

在梅谷庄南首

菜園

在洞橋右首

茶園

在孟家洋右首

蘿蔔坪

蘭始坪

黃沙灘

火塢

寺宇

徑山與聖萬壽禪寺

化城接待寺

宋嘉定間徑山持住可宜創建嘉定八年欽奉御書特賜可宜佛日禪師

并書化城二大字賜克接待院額元初重建正德中僧

正末兵燬明洪武年僧慧寬重建正德中僧

淨松等以役累滿乏將山產九百餘畝得價銀

二百七十兩出佃民間迨萬曆中僧法鑑主刻

藏議置藏化城募金恢復詳載碑記中吳方信

捐俸造藏板二十餘間餘杭縣造浮渡庵一所

廣化禪寺

縣西一十里同化鄉

順慶禪寺

縣北三十里孝行鄉

妙濟禪寺

縣西北四里常熟鄉

廣際禪寺

縣北二十里孝行鄉

雲福禪院

縣東北四十里常熟鄉

圓覺庵

並縣東北一十里安樂鄉

圓修庵

普慶寺

寺後有姚少師衣鉢塔于此寺乃至元間  
徑山住持雲峰高禪師建

龍游閣

宋高宗游幸時建今名觀音殿

妙莊嚴閣

凌霄閣

萬佛閣

千僧閣

宋大慧禪師建

圓覺閣

寺方建時宋孝宗以御註圓覺經賜寶印  
因名圓覺閣有陸游序今廢

天開閣

五鳳樓

宋慶元六年僧元宗建後燬于兵火

流止亭

唐永泰間國一禪師受囑日乘流而行遇  
徑即止故名

含暉亭

此一居此時有彩雲朝暉時聚不散故造  
此亭亦名望江亭

半山亭

宋乾道間四十五代本源達禪師所造舊  
名大圓院以接待雲侶處今止名亭耳

傾蓋亭

不動軒

宋顯仁皇后曾更衣於此

無垢軒

張九成建寓此在宴坐峰今故址猶存自龍遊閣至此軒俱在五峰內今皆廢矣

聖碑亭

碑不一從中有宋孝宗調免經山莊稅碑猶存

松源房

舊為徽禪師退居後入十代鏡禪師塔院在此

梅谷房

後房

舊名中峰南院

大慧房

在大慧祖師塔前

宜照房

在後房坎下

寂照菴

在寺北五峰之背乃四十八代端禪師塔全身處其爪髮復分葬於化城之幻有室

萬曆甲午間寂照房僧欲棄此別居陸馮諸紳等因佃供紫柏大師遂為密幻二師刻經道

功誌

圓照房

乃圓照淨禪師退居

天然房

在直嶺下乃四十二代虛舟禪師塔院

逢徑菴

在直嶺左側黃沙灘宋朝建廢久復造

天澤庵

在天然前今廢唯愚虛堂塔院僅存

妙香房

舊址在方丈基西首今廢

千指庵

在東坡池西嶺雪嶂師靜室

凌霄庵

在凌霄峰頂

伏虎庵

在紙錢坑黃巢兵亂後僧徒設醮口超度亡者化紙錢之處巖峻壑人罕至焉

洞橋房

慧泉房

南捨房

如意庵

幻室

清太庵

石語林

雲居菴

啣石菴

在寂照菴左首已上五處俱廢

在橫嶺頭卽照空靜室

在豹子嶺卽古先靜室

在馬蟻窠北

卽開山庵乃國禪師最初脩道處

衣菴

更今名癡絕師塔僅存

大禪菴

卽古靈谷在秀才灣之左

妙喜庵

昔爲明月堂乃大慧禪師圓寂處孝宗皇帝聞而嗟惜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

初陽庵

在寂照後今卽石聰珉禪師塔于此

勝峰庵

在寂照後

梧石庵

在寂照後僧化儀曾居此其捨亦在焉

妙明庵

在寂照庵放生池上

安隱庵

在松源房前首

銅橋影

在榜谷前南首墻園內已上三庵俱廢

永寧庵

在榜谷前南首墻園內已上三庵俱廢

月梧庵

在無上禪師塔前

大禪庵

在水嶺卽秀才汚基

天瑞庵

在直嶺下左首今爲松源庄四十四代伏

松隱庵

在紙錢坑千松圍繞人跡罕到

竹林庵

在御愛峰下荊州僧真悟所結置有山場

龍王廟

徑山產業東至富家塢爲界

示

法欽

崑山人姓朱氏初孕母管氏夢蓮生於戶

偉神色瑩徹好以佛事爲見戲及冠身長七尺體

生知若肯出家必悟如來知見師卽裂縫掖刻

師日夜奮勵錄行安禪父之辭素請示所止素

蕭流而行遇徑卽止遂受具於餘抗龍泉寺法

建師後之臨安行次東北山之重克樵者問曰此

就之宴坐大雪經旬絕食安禪旣霽獵者見之投

此山獵者曰此山神異中有龍居師勿往師曰何

患焉獵者曰吾卽自重潤之西至危峰之北有一

石屏師坐其下凡數日有白衣老人前而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爲至此曰自師到此山吾偶五百皆不自安師必久在將挈其屬而歸天目願捨所居爲師卓錫之所引師南進登絕頂入五峰之間中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矣願留一穴以通天目我欲時至而衛師焉慎勿湮之言訖乃隱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連霄詰旦秋水盡涸漲沙如平地北峰之陽有菴巖然新成師遂居之至今基陞諸草不生自是遠近僧風四方禪衲景從菴居滿於岩谷山左有前臨海令吳貞捨別墅以蓋精舍馬祖令人馳書書中作一圓相師開線於圓相中作一點卻封回去時有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師曰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又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又僧問如何是祖師曰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待吾減後卽向汝說大曆中代宗遣黃鳳持詔致師詰關既至闕庭帝躬迎登殿設座

以資法要同弟子之禮師一日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那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賜欽師一名忠忻然奉詔迺賜號國一焉崔趙公嘗問弟子出家得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爲趙歎賞其言一時名公如李泌徐浩弟五騎陳少游等凡三十人皆稱門人問道以求夾度僧已而力辭南還舊山勅本州於徑山重建精舍度僧七人命州長吏逐月躬至問候久之刺史請居州之龍興寺時止德宗賜謚號曰貞元大覺禪師塔曰天中天復中許思兵亂發塔見二缸合藏肉身如生髮長覆面士卒悚拜而去吳越王**瞋**昌化人姓章氏童真厚禮重塋于舊塔焉**瞋**修行永泰中忽於舍前溪南塋土騰空而去懋於潛廣覺寺後至徑山禮國一禪師道欽曰神告我長安佛法有難蓋往救之因指座後石屏令叱之屏裂爲三欽親爲落髮授衣以往至長安章敬寺與術士角法勝之

代宗賜紫方袍辭未具戒帝命開壇納戒方偈摩  
 間乃隱身壇上莫知所之時以為觀音應現賜號  
 性空大禪師大曆二年來歸捨宅為寺後人名其  
 始乘雲處為起雲墩於替所憇寺為落雲寺所叱  
 石為碣 **鑒宗** 湖州長興錢氏子師少而穎異風骨  
 石巖 不凡依本州開化寺大德高問出家  
 年二十七受具戒咸通三年至天目東登徑山遊  
 駐錫焉道望日遠學者相尋而至翕然成大法席  
 冠於江浙弟子洪經以經論自負師告之曰佛祖  
 正法直截亡詮汝笑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  
 見泯絕於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誣語即呈偈云  
 這箇非他物元來不昧機達而全體現應處不思  
 議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集眾說法端坐而  
 化塋于寺之西大寂巖乾化五年吳越武肅王請  
 于朝賜諡 **洪謹** 吳興烏程人姓朱氏生而神異十  
 無上禪師 **洪謹** 九依無上禪師削髮二十二往嵩  
 嶽受具初習律乘未十日而誦畢棄之咸通七年  
 上徑山師始至是山適遭黃巢之亂巢之偏帥領

卒千餘人見師師宴坐不起帥以劍揮禪床者再  
 師神色不動帥異之獻寶再拜而去吳越武肅王  
 徵時師一日謂其徒曰翌日有異人至當厚禮以  
 待之詰朝王至師乃門迎延于方丈特異於他堂  
 衆皆訝之乃密謂武肅曰他日獨霸吳越當須護  
 持佛法無忘此言武肅恭謝而去及立軍功收杭  
 州執弟子禮以事於師待遇勤厚莫可為比中和  
 二年表乞賜號法濟大師詔為建初 **扶慧滿** 秀州  
 興國大師及觀嚴塔日廣濟之塔 **扶慧滿** 秀州 庠

**法警** 杭州 **修律宗** 杭州 **湛廣燈** 秀州 **印悟** 杭州 **隣**

**淨慧** 杭州 **慧妙湛** 杭州 **賞演教** 杭州 **方寶月** 杭州

**淵澄慧** 杭州人與蘇東坡為方 **琳無畏** 湖州 **儀淨**  
 外交公嘗有詩寄之 **仁玄應** 台州 **舜普明** 建寧 **裕**  
**慧** 秀州 **雲覺潤** 信州

**大悟** 台州人 **宗泉** 宣城吳氏子風有英氣年十二入

出世法印諸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

毗尼登寶峰謁湛堂圭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

緘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疾革囑師曰

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堂卒見圓悟至

天寧一日開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

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

閣生微涼即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遂令居齊正

堂為不釐務侍者曰同士大夫入室遂握竹篋以

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

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孝宗皇帝為

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作謁焉獻及在

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說法祝延

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并製贊龍寄之隆興改元

一夕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

學徒問安勉以弘道祭曰吾翌日始行至王鼓委

然而明妙空 濠州人 清了 左綿雍氏得法於丹表

明密陀台之天封閣之雪峰詔往温州龍翔陞茲

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阜亭崇先及修全身塔於

寺西華 **昌月堂** 湖州人 **訥妙空** 秀州人 **一照空** 明州人 **粹**

洞鳩 **悟人** **袁妙可** 婺州人 **明大禪** 秀州人 **妙喜會中**

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出

世晉州投子遷長蘆詔住茲山道望甚著先是陽

和王夢一異僧長身巨腹言欲化蘇州一庄翌日

忽然懷徒步而至和王見師奇偉與夢中見者

無異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

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福和王未有可否因

王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

人朝上為言聞卿捨蘇州庄與徑山朕當為蠲免

賦稅和王謝恩歸師以庄隸徑山此庄歲出二萬

餘元系志

解羣牛舟車解庫應川百事具足師於縉素有才  
大因象江浙兩湖皆號之為布袋和尚再出

**無等** 杭州 **聞普慈** 隆興 **潛寓菴** 興化 **傑密菴** 福州

謂應菴於衢之明果一日菴間如何是正法眼  
遷答曰破沙盆菴領之出世嚮之烏臣遷祥符真

山華藏詔住茲山靈隱晚居天 **印別峰** 嘉州 李氏  
童後示寂塔于天童之中峰

藏民禪師首在鄉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  
山雪竇及至茲山彌淡孝宗召對選德殿奏對稱

吉此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詰國覺經遣使馳  
賜命作序師具表奏謝仍進頌自古轍與今佛同

一廣長舌于無途輟中為物塔途轍撥開千嶂雲  
放出亦無可減只此無亦無紅鑪一點雲縉首

真佛字字無異說既經一夜之覽皇情大悅及年  
邁益厭住持奏乞菴居得請終後葬 **榮冷毒** 台州

于菴之西岡謚慈辨禪師塔口智光

**德光** 臨江 新喻人姓彭得法於妙喜乾道丁亥台  
守李侍郎浩延住鴻福徒光孝孝宗雅聞師

名淳熙三年詔開堂靈隱召入觀堂留五宿數問  
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截上大悅賜佛照禪師之號

明年再對進宗門直結以都下勞應接丐問山林  
得賜歸有王建移御重華極令人觀漏下十刻乃

退紹熙四年改洩茲山師力辭孝宗曰朝時相見  
耳慶元元年許還全身王師老東菴嘉三年三月二

十日說偈而逝塔全身於東菴之 **慶雲菴** 建寧 **聰**  
後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鑿

**蒙菴** 福州 **宣石橋** 蜀嘉定 許氏嘉定丁亥獲知承  
相魯國俾居茲山創化城接待

於雙谿之上眉山楊汝明記 **琰佛心** 台州 **崧少林**  
頗詳及師示寂乃塔于其後

**建寧** **範無準** 蜀梓潼 雍氏依破菴先得旨出世明  
之清涼遷焦山雪竇被旨移育王及

茲山居二十年雖兩丁火厄而旋復舊觀號法席  
全盛仁宗嘗召見於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為之動

色賜金樹僧伽梨仍宜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說法要示衆政陳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禪師號師去寺四十里作室接雲水上親臨酒宴翰賜額曰萬年正續淳祐已酉示寂葬正冲癡絕源主上妙果倍旨出續之剛塔曰圓照

世嘉禾光孝陸蔣山雪峰詔住天童復有旨補靈隱尋退隱金陵兆尹節齊趙公遣書命爲法華開山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絕至乃留法華逾月卽登徑山臨示滅手書龜記茶毘奉骨葬金陵玉山奉分其半建塔

莆田玉芝菴 月石谿 眉州 聞偃谿 閩侯 王荆叟 婺州 肇淮海 通州 愚虛堂 明州 玳藏叟 泉州 度虛 人 舟揚州 妙高 長谿人見偃谿於育王入室掌藏論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勸然有省答曰鯨吞海冰盡露出珊瑚枝谿可之出世南興大蘆遇江

陰勸忠雪川何山朝命陞蔣山至元庚辰遷茲山寺罹回祿草創纔作一詠寃心興建不十年悉還舊觀戊子江淮總統揚肇真知率江南禪教諸山朝覲師遂趨京上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超最上乘就有過于禪詞旨明顯餘二千言上大悅陞南歸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宿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滙巖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

岩淮安 達本原 台州 熙晦機 隆興 陵虛谷 行端 人

族臨海何氏從俗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化城院叅藏叟於徑山得旨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辨禪師行中書省平章張問公舉師住中天竺復遷居靈隱有旨設水陸齋于金山命師說法竣事入覲奏對稱旨加賜佛日普照之號南歸卽退闕于良渚之西菴至治壬

戊三宗四庶相率白於行宣政院請師補處茲山  
 仍闔詞奏請降璽書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闕之  
 賜人以爲榮而師莫如也虎岩住茲山時師爲第  
 一座每聞虎岩法座上舉云度宗爲北兵攻急問  
 道士設大醮奏章天庭問國家重事高公伏章文  
 不得報既竣事問故高公云爲定徑山四十八代  
 住持天西不開故得報遲也虎岩舉此夸衆謂師  
 持豈苟然至於四十八代住持尚預定之天處師  
 聞頗心非之及師住此山適當其大至正  
 辛巳終寔全身於寂照塔院年八十八 **忠曇芳**  
 南康 **悅南楚** 隆興 **銘古鼎** 明州 **原竺遠** 南康 **及以**  
 中 **蘇州泐季潭** 台州人晨起喚侍者曰這 **淑象源**  
 台州人忽趨入門曰殺來了 **報復原** 台州人忽拍  
 殺來了作麼生避遂坐脫 **興大宗** 台州人忽嘆曰夫三十婦  
 大衆是甚麼 **看取竟寂**

**止菴**

漢我爭如你何不道竟寂 **莊呆菴** 台州人住

持徑山

雲合說法 難難二八 嬌娘上高山老僧扶不得言竟遂寂

**泰岱宗**

罷即坐寂 **淨月江** 金華 **珍雪崖** 金陵人畫

**笑坐**

**澤雷菴** 蘇州 **淨月江** 金華 **珍雪崖** 金陵人畫

**頃西疇**

會稽人整 **寢字中** 金華人經 **英傑峰** 金華

**金剛經**

衣坐去 **死一清** 江右廬陵人自勿穎悟異群不如

而逝 **忠公** 棲業焉宣德改元丙午得度於右街雲海法

師潛侍香于大天界達會中即左街講經制授弘

慈普應禪師隨典藏事未幾陞首座開古蹟黑塔  
 于都阜城門之西隣朝天宮之右傍也個磚片瓦  
 皆自手焉正統癸亥聞于上賜額曰弘慶禪師  
 卽黑塔也師拔萃超群卓卓然初主水月次遷南

通法至開山弘慶自此道風浩蕩朝野知名正統  
丙寅右街善世大功德兩巷宗師等薦師于大宗  
伯胡公老先鉅卿名公莫不推賞遂有雙徑之行  
覺山馬寧印施華嚴大經并函繡幡幢入殿恭養  
一時金臺諸檀越流福誠杜弘真等欣然發心  
鐵鑄佛三軀鐘磬雲板香爐花瓶若干對越明年  
丁卯入院浙江都指揮使司張公等敬師  
道行咸嘉獎助詳見翰林張先生序云  
常時禮佛成**正覺**持戒清專**珞用璿**禪定不辦  
一日臥去**戒**無病而寂**珞用璿**端坐默化  
**竺芳**常說法勉訓**庭禮**十年不出**英天才**每勸人  
佛**愷悅山**常笑無嗔**珞石窓**跌坐而化**鏡月林**杭  
人住徑山時進士張公寧讚之曰必以舞鳳飛龍  
五結青蓮於天目靈鷲馴兔一盤光徹于祖師地  
既曰靈天其有待共惟新命徑山堂上大和尚鏡  
公月林禪師瑞芝三秀古栢十圍得正度于無傳

嗣妙法於東嶽頃者五百間清風淨掃人望方歸  
邇來三十年優鉢猛闍王氣猶在起龍馮于下界  
與象教於中衰承相開選佛場和尚晤出世法象  
流而行遇徑而止命當年國一亦起于崑山容首  
度坡仙重游于方丈凡吾方外之友盡讚僧中此  
鄭師少穎異釋齡出家弱冠剃染專淨業聞叩名  
願俾參本來人久乃省作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  
惱無頭作麼尋驀然揪着箇鼻孔試勘元來是白  
丁頰見現視曰可是師與一擲由是名  
振一時正德已卯歸寂塔靈霄東崖

附

附錄之國命師史母語其云云大夫夫

**淨度**本縣人少遊獵嘗射孕鹿胎墮鹿母忍痛就  
地紙子因推弓析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萬

言常屏**延**召餘抗人姓劉氏少魁磊有英氣博覽  
處山澤**書**史志經世意乃從開元寺智恭律

師受具死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後徧遊名山  
止後住鄧州新寺宋開寶間登座說偈而化

徐乾縣志  
卷之九  
又九

勤踈杭人嘗從歐陽修游修稱其聰明才智有學  
問尤長於詩修與蘇軾俱有贈錢塘勤上人詩  
維琳能詩熙寧五年蘇軾通判杭州初任徑山後  
居邑之銅山作菴名無畏建中靖國初軾自詹平  
還至里陵以疾告老琳往問疾有詩贈答始琳之  
在銅山也院有松合抱郡將治屋索材將往伐之  
琳知之預命削皮題詩其上云大夫去作棟梁材  
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俟他老朝廷  
飛來縣尉至讀其詩乃止政和七年琳獨不受命縣遣尉  
崇右道教詔凡僧尼皆頂冠琳獨以二金覆其冠  
論之琳即集其徒陟峽而逝遺言以二金覆其冠  
後山政禪師住餘杭山靜修時蔣侍郎堂守錢塘  
黃牛以軍持掛角上布人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  
庭下牛笑語終日而去一日蔣因會客款師清話  
師許之蔣喜甚明日要之則留一偈而去矣曰非  
百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歸農

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容皆仰其高韻又作山  
得曰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  
常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毯納足其中客至共  
之清論無窮秀氣逼人秋夏好玩月盤膝大盆中  
浮於水上自旋慧靜餘杭人姓邵氏勵行精苦容  
其益吟笑暉旦玉惟靜是焉昔  
交翰集十卷 僧瑜 餘杭人姓周氏孝建二年滅  
其師以爲婆娑羅寶木因號爲雙桐 僧翼 餘杭人  
少門平南長史吳郡張辨爲讚  
慧遠 修學

外護

唐代宗

大曆三年詔徑山法欽禪師入見待以師禮賜號國一禪師勅一道

宋高宗

紹興七年詔宗杲禪師住徑山能仁禪寺廿六年詔師住明州育王廣利禪寺二十

八年詔師再住徑山

孝宗

改元隆興遣內都監黃彥節至徑山命杲禪師就山中舉揚般若師說偈云大根大器大

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嘉歎之及封建王又遣內知賓

至徑山供五百羅漢賜妙喜庵三字及真讚九月詔杲師問佛法大意師卧疾特賜大慧之號

淳熙七年召雪竇寺住持寶印即別峰印入對選德殿問語備別峰禪師本傳

錢鏐字具美錢塘人唐僖宗時鏐率鄉兵破走黃巢昭宗拜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天後二年

封越王梁太祖封吳越王謚號武肅王微時到

徑山神禹誼禪師識之後誼禪師入滅武肅王

自述讚四十句又謚師為建初興國大師捨日

廣濟王將農謂文穆曰吾昔自汝等無廢吾志

伯業自此發跡建國王皆不忘武肅之遺音

其後文穆忠憲忠懿王皆不忘武肅之遺音

字德遠紹興中拜相封和國公孝宗朝封魏

徑山延之公居長沙其母秦國夫人問道於大

慧及夫人疾亟日妙喜老師此生無復見也我

有私恩未報公三走介師至夫人捐館公謂師

日先妣願供養和尚一年為德之報遂館于光

孝寺之東堂

以盡誠敬

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居士登徑山問道于大慧

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頓領深旨投偈日

召格物是每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子韶

曰九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豁然四

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關九成了末後大事

呂本中

字居仁紹興初賜進士第除中書舍人平

辦香不敢孤負他

在徑山老人處此一

江西傳衣詩派圖推巖山谷為詩祖列陳無已

等凡二十五人為法嗣本中嘗致書問大慧禪

要慧答書略曰于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

破則于疑萬疑一時破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

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

曾開

字天游官至侍郎致書大慧曰今幸私家塵

弟恨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缺已一一呈似

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

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相契也至叩大慧

答書日時時于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弥山於

下着兩則語但從脚下着實做將去已過者不  
須飾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沛畏即障道矣但於  
諸佛前發大誓願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伏惟  
諸佛如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積忘生死悟證  
無上等等菩提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  
如此則久又無有不悟之理

李光

字泰發上虞人致書大慧問禪要慧答書曰  
大參相公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  
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  
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七顛  
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他物願公常作  
是觀妙喜亦在其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  
當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  
不補哉

李邴

字漢老官至叅政醉心祖道及見大慧舉趙  
州庭稍語有省後以書咨決曰即近叩籌室  
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頓惟根識曉鈍平生  
學解盡落青篋一取一捨如衣粟絮行草棘中

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匠  
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着衣喫飯抱子  
弄孫色色依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  
想其餘宿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  
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大法未明應机接物觸  
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  
玷於法席矣大慧住徑山作千僧閣成邴為記  
略曰師於臨濟為十二代孫其道大故其攝名  
衆其門喚故其登者難其肯的故其悟者親其  
論高故其聽者驚且疑四方學者肩摩袂厲師  
遇之未嘗假詞氣接殷勤拒之無衣去疎之而  
益親至於水洒挺逐而戶外之屨常滿院去城  
百里自唐國一禪師始斬蓬藿驅龍蛇而居之  
寺無常產山之神龍寔助其綠化師至之始衆  
總三百二年法席大典衆將二千院有僧堂二  
不足以容又於寺之東建層閣十楹以盧舍那  
南向曉然居中列千僧案位於左右設連床齋  
粥於其下予嘗問道於師聞之而歎曰非成是

下着兩則語但從脚下着實做將去已過者不  
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但於  
諸佛前發大誓願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伏惟  
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忘生死悟證  
無上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  
如此則久久無有不悟之理

李光

字泰發上虞人致書大慧問禪要慧答書曰  
大衆相公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  
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  
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七顛  
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他物願之常作  
是觀妙喜亦在其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  
當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  
小補哉

李邴

字漢老官至叅政醉心祖道及見大慧與趙  
州庭相話有省後以書咨伏曰即近叩籌室  
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碩惟根識暗鈍平生  
學解盡落青履一取一捨如衣袂絮行草屢中

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匠  
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着衣喫飯抱子  
弄孫色色依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  
想其餘宿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  
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大法未明應机接物觸  
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  
玷於法席矣大慧住徑山作千僧閣成那爲記  
略曰師於臨濟爲十二代孫其道大故其攝名  
衆其門喚故其登者難其肯的故其悟者親其  
論高故其聽者驚且疑四方學者肩摩袂厲師  
遇之未嘗假詞氣接殷勤拒之而不去疎之而  
益親至於水洒挺逐而戶外之屨常滿院去城  
百里自唐國一禪師始斬蓬藿驅龍蛇而居之  
寺無常產山之神龍是助其綠化師至之始衆  
總三百二年法席大典衆將二千院有僧堂二  
不足以容又於寺之東建層閣十楹以盧舍那  
南向曉然居中列千僧案位於左右設連床齊  
滿於其下予嘗問道於師聞之而歎曰非成是

閣之難致其衆之難非致其衆之難道行而不能使其衆不致之難一閣之成在師何足道而循襲齷齪之者以為奇特不亦陋甚矣哉

馮楫

字濟川蜀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紹興丁巳除給事中會大慧就明開堂慧下座楫挽之日

此生不作這虫豸今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天地是個果上座你向甚處見他楫擬對慧掌之楫曰是我招得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後知蘆州所至於道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小曾將脅到床眠雖然示現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紹興二十二年秋乞休致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至高座見客如乎目辰已間階階望闕肅拜書偈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蓋龜哥眼赤書畢拈拄杖按膝而化楫於建炎後凡名山鉅刹藏經苑失遂以已俸印施補之足五千餘卷者凡四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滿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

古行于世

陸游

字務觀號放翁佃之孫越之山陰人仕至秘監嘗問松源岳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

師云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畝偈曰幾度驅車入帝城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公居鏡湖與塗毒策禪師往來寢厚策住雙徑受生祭七日踟躕而逝公哭以詩曰岌岌龍門萬仞傾翩翩雙影又西行塵浸白骨繩未冷露滴青松卯捨成遙想再來非四大尚應相見話三生放翁大欠脩行在未免人問捨別情

元世祖

諱忽必烈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睿宗第四子與申即位改元中統元年問法徑山

住持雲峰妙高對揚稱旨帝嘗問師曰修寺建捨有何功德師曰福蔭大千由是建仁王寺命帝齋竟天雨花帝曰何故有此禪瑞師曰陛下心華內發天雨花帝曰金華讚帝問蜀僧元一曰

孔老徒衆何至少如來徒衆何以至多元一曰  
富歎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帝設資戒大會隨處  
放光帝問師曰光從何處來師曰感應道交佛  
光應現帝詔十高僧於內殿供養帝端不動諸  
大德亦復默然帝曰此是真寔功德帝萬幾之  
暇自奉施食持數珠課誦帝召群臣曰朕以本  
覺無二真心治天下如觀海東青取天鷲心無  
二故帝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復之普令  
緇侶安心辦道世祖寔錄百餘篇字字句句以  
弘教爲已任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國語曰薛  
禪皇

### 虞集

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其先蜀人父汲

宋黃崗尉宋亡僑居臨川之崇仁大德初始  
至京師以大臣荐授大都會學教授徐國子助  
教自將任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封仁壽郡公  
謚文靖嘗闢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  
稱邵菴先生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以爲聖人

之教不明爲學者無所依正苟於吾道異端疑  
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  
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否矣嘗曰佛以因果二  
法制眼得天下人心無智愚賢不肖總以因不得  
是兩個字撰北彌簡公塔銘有曰自昔奇偉之  
士或曠世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  
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  
乳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  
沉起滅之表以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皆其人也  
作徑山晦机熙公塔銘曰聞佛氏之宗禪者其  
度人也以悟爲則必使目致於思慮之所不及  
時至机應則決而啓之是以言發意解解泯言  
忘謂之不立文字豈欺我哉水陸緣起贊略曰  
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應如何  
累劫業識相因無明展轉生死根塵我佛慈悲  
施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痼疾餓者與飽渴者  
與樂幽暗與明熱惱與涼况尔六道諸苦隨業  
不藉佛恩何由自潔杭州報國寺銘曰我以慈

悲大願力運大音聲作佛事充滿虛空體無碍  
有間即覺成解脫人天龍海無盡際過去未來  
現在皆一音所攝悉平等同我報國如報

制勅

徑山國一大覺禪師

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  
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  
降中天盡朕皈向而不違願力應物現形今遣內  
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  
遣此不多及勅令本府縣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  
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心力弟子不筭多少聽  
其隨侍 唐代宗

徑山赴會僧

朕惟佛氏之道清淨慈仁弘深廣大包含萬有貫  
徹微妙利益幽明功德無量比者仁孝皇后崩逝  
舉薦揚之科啓無遮之會廣集僧伽諷揚經典百  
日之間嘉禎翕集慧燈降于舍糾法雲覆于紺圓  
綉綺五文輝燦諸品毫光累現衆彩畢呈天<sub>此</sub>  
宜滿祇林之寶樹縞鶴飛舞繞碧落之旛幢<sub>此</sub>  
舍利或流輝于梵宮或騰耀于寶塔開照空之  
菖爛湧地之摩尼動若驪珠炳煥午夜晃如<sub>此</sub>

燭影丹青寶殿之前圓結金梅之果長干之境秀  
產瓊芝之祥若斯顯靈難以悉舉皆由爾衆鬼尼  
克謹梵行清修瀾翻八藏之文悟解三乘之旨秉  
至誠以奉朕命摠精意以扣佛慈其中亦有至人  
道化高妙飛行變化隱顯莫測感朕誠心來臨法  
會證明善功朕德薄有未能知藉茲衆善遂致感  
通睹瑞應之蕃臻想神靈之濟度超遊極樂信有  
明徵朕實歡愉特加褒獎夫觀百川之流者必至  
海乃止虧一簣之功者則爲山不成爾等益勤精

進庶永謝干塵緣究竟真空期早登于覺池利生

助化翼我皇家欽哉故諭

永樂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雙徑寺藏經

勅諭杭州府雙徑寺住持通會及僧衆人等朕發  
誠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及天下名山寺院供  
奉經首護勅已諭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  
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射康泰宮壺肅清懺  
已運之愆尤祈無疆之壽筭民安國泰天下太平  
四海八荒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爲之治

焉今惟

欽差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兼理蘇松常

鎮稅務司理監太監孫隆奏請前去彼處供安各

宜仰體知欽奉故諭

萬曆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樓 鑰

徑山乃天下奇處也由雙徑而上至高絕之地五峰巉然中本龍湫化為寶所國一禪師開山于天寶之初特為偉異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後發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禮將相不得與大丈夫事繼之以無上又繼之以法濟坐鎮群魔乃散禪床而色不動識錢武肅王於微時故吳越累世崇奉尤謹皇明至道中太宗皇帝賜以御書

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翰蘇公知杭州革爲十方祖印悟公爲第一代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衲子雲集至千七百衆末年南歸重來吟而復振人境相與映發道俗趨仰龍神亦隨指揮而定顯仁皇后在慈寧宮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遊幸就書龍遊閣扁榜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大慧以來名德繼起神龍靈嚮素著國家庶有禱輒應累封德濟顯祐廣澤王廟爲靈澤且有玉圭玉帶黃金瓶罇祭器之賜其盛極矣然而廢興有數不可預知國一之後以會昌沙汰而廢咸通間無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賞始以感夢起廢爲屋三百楹剪去樗櫟手植松檜不知其幾今之參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菴禪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責而來道譽搖洽不媿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回祿誕來烈風佐之延燔棟宇一爇而燼異哉人皆以爲四百年積累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興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

基局於五峰之間又矩模不出一手雖爲屋甚夥  
高下奢儉各隨其時因陋就簡亦復有之衆爲之  
請曰大慧無恙時豈不能撤而更之顧其勢未可  
茲焉火起龍堂瞬息埃滅豈龍神欲一新之乎况  
祖師之像出於烈焰而不燬開山之菴四面蕉灼  
而茅不傷師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爲後身此  
移醫垓涌泉成井今日安知暫廢而當復大興耶  
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爲之乃出衣盂爲之倡學  
學徒元韶可達等所在元化兩宮加以錫香危者  
聞風日集動以萬計又命南悟等廣募閩浙江東  
西良工伐木於山日役千輩斤斧之聲震動山谷  
凡食於山者無間比丘優婆塞相與勸勉智者獻  
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不翅已私開拓舊址首於  
東偏爲龍王殿以嚴香火之奉繼爲香積厨以給  
伊蒲之饌延湖海大衆則有雲堂供水陸大齋則  
列西廡此皆一日不可緩寺之所以立也寶殿中  
峙號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架五  
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善財參五

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艮山之闕處前聳百尺之樓以安洪鐘下爲觀音殿而以東西序度毘盧大藏徑函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輦其土石置後山臣壑中開毘耶方丈於法堂之上復層其屋以尊閣思陵宸翰御榻修復妙喜捨亭仍建蒙菴於明月池上爲香水海以沐浴爲天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內外周備像設雄尊金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畢具不可勝書蓋其百工競起衆志孚應經始於六年之春成於嘉泰改元之

其間月才十餘而變丸燦之區爲一寶坊妙法之廢於一彈指頃若甚慘矣及其興之神速則高掩

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絕過於舊按圖而作井井有

條雲棟雪脊輦飛層疊迥出於烟霏空翠之表春

秋二會來者益衆奔湊瞻仰如見化城驚懼踴躍

稱未曾有徑山於是乎大振矣予嘗登合暉之亭

如踏半空左眺雲海視日初出前望都城自西湖

浙江以至越山歷歷如指諸掌真絕景也爲別峰

寶甲賦詩有百萬栝松

栝松出交趾其子甚大  
人服延年益壽栝音君雙

徑香三千樓閣五峰寒之句印爲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幾無餘蘊矣是時新創大閣丹牘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十年猶屬夢境今則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一寓目也噫忽以書相尋於寂寞之濱屬以記文遣僧契日携書未見備道始未辭之曰年侵學落筆力隨衰子之師願力宏深誠如許大佛事不求於重望雄文之士而爲此來何其舛耶求之再三拙菴又助之請遂隳括其語爲之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僧閣之成一時稱爲盛舉善乎李資政之記以爲在果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者以爲竒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爲此初豈有意於興作者有鬱攸之竒變偶人情之響合上資國力廣集喜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濟登茲是固不可不紀以傳遠然於師何有哉矧國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法其後瞻禮之衆傾十億兆財施之廣盈於千萬視之如幻等之如空居惟一室室惟一床布褐陶匏澣衣糲食其視寵榮振耀如何也總方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讚歎有爲

功德多言益足爲贅是故言盡於此師其以爲然乎三年重午日

徑山禪寺重建記

吳詠宋尚書

國家駐蹕臨安自西天目龍翔鳳舞舒岡布麓蟠結而爲帝王之都者錢塘也自東南天目熊騰馬奔陵深拔峭發越而爲梵釋之宮者徑山也山以徑名乃天目之徑路其地尊故鬼神不敢宅其境勝故凡庶不得居必也以大法力建大道場然後能諸精會秀攬光景而納於其中始國一禪師卓

錫于此興廢逮今蓋已四百餘年矣先是慶元己未冬龍王殿災精廬佛宇一夕而燼住持僧元聰治故而復新之後三十五年夏再燬無準師範慨然嘆曰曩在育王時曾夢一神人偉衣冠盛儀衛馳騎而前迎疇昔之夜又夢前神人者持一寶珠以相授曰謹勿訝或謂夢之神卽山之龍珠之數則火之日也豈住止或壞皆數耶師於是以精進心轉不退輪以勇健力搃無畏鼓披榛塞竅高深度材于山視昔所封植可以爲榱爲梁爲素爲楹

者適飽厥用則鳩工聚糧命幹力之僧相其役一  
念纔起諸天響合上方頒賚甚渥公卿大夫士樂  
施捨南國之好善者不祈而獻貨不命而獻力越  
三年考成曰堂曰殿曰門曰廊曰樓觀棲客之廬  
齋庖之所庫庾井廐靡不畢具最是龍游閣居翠  
峰之頂畫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檐外曰凌霄之  
閣天空宇迥若與灝氣者遊循而下曰寶殿曰寶  
所曰靈澤殿曰妙莊嚴閣不但如飛來湧出而水  
壑麗畫寶鎮此山寔振古所未有舊兩僧堂幼學

若外又君者居內殆非不二法門今則統而爲  
一楹七而間九席七十有四而袖千焉翅翼五鳳  
而門離門之虛建蓮佛而補長山之闕皆以大用  
厥服之若夫乘金相水西泰多聞異僧所之更不  
道也此年以來歲數不登諸方寺宇兵殘火燬荒  
基斷礎相望百不能興一二師乃于艱棘之秋庶  
以克已勤以募衆竟乘願力成就茲事豈不謂精  
中之傑耶雖然予嘗聞瞿曇氏之爲教也旅泊三  
界木下一宿穴土爲廬編茅爲庵達磨之不屋也

一源其庶乎道哉師曰此事且止普樂院火永邦

建之記者張無盡也圓通寺狹師序復之記者周

益公也已未之厄聰亦求記于樓學士子舊詞臣

也蓋爲我識之歲丁酉

理宗紹定六年

登山首請守寧國

又請奉祠龜溪請益勤且曰上累頒金幣賜御書

復賁範以金襴法衣佛鑑師號蓋自雲山付囑以

來未有如今天子神聖慈武清心寡欲篤行善道

扶立教門如此之力子尚可得而辭耶詠不嘗醒

不嗅薈蔔枯藤敗筆何能鋪還盛美然學自孔

氏所求乎子以事父臣以事君當恐不盡其分無

以報國汝等捨世俗家出形色界辭親割愛不拜

君父飯以珍厨棲以大厦將何所求報國恩持經

誦况不足以報談空說妙不足以報窮子之力盡

木來世以無量莊嚴不足以報惟發揚大旨警悟

群迷具如來眼踏毘盧顛握二祖髓御大梅心標

俱抵指破馬祖欽師惑使一切衆生成等正覺此

真是報國恩處範曰唯乃爲之記

淳熙十年二月己未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西閣成  
己丑上賜住持僧寶印御註圓覺經且命寶印爲  
之序既進上爲嘉歎召見錫賚甚寵於是道俗咸  
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榜曰圓覺之閣且刻石以  
侈盛事則又咸曰陸游宜爲記寶以衆言來諭游  
於山陰澤中游蹙然不敢辭恭惟聖天子以聰明  
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  
中旣以博極皇墳帝典義圖魯史之秘而象形所  
傳木葉旁行亦靡不究覽以大圓覺爲我世界

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  
註釋凡十二大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陀多羅  
之所譯宗密之所註裴休之所言皆永釋縷解於  
宸華之下十日並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  
味如旣望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霜露所墜日月所照莫不共在此  
大圓覺中魯之縫掖楚之黃冠竺乾之壞衣祝髮  
乎時相與爲矛盾爲冰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圓  
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萬世亦莫不然而

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道行海內名徹九重得懷  
璉入侍仁宗故事召至便殿者再覲清光承聖問  
口誦所聞文附巨典有學士大夫學願而不可得  
者又此閣北觀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貫錢其落  
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乎盛  
哉方閣之未建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慧禪師  
宗杲所營宗杲法門之傑方住山時衆盈千數故  
以名閣然自今觀之雖萬億阿僧祇衆猶有限量  
豈若圓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游衰病憔悴之塗

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山勝事本未闕涓

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爲媿懼云

### 雙徑化城接待寺記

楊汝明

宋眉山人  
朝奉郎

徑山天下第一禪刹窈深修阻高人達士之所輻

奏余每恨無因至焉去年春奉詔祈澤山間佛日

禪師宣公獲知今丞相魯國公居是山七年矣祈

然領予裴徊周覽雲山重復草木蒼愛悅可人意

而又棟宇宏麗器物潔齊爲之驚愕加歎縷息心

淨住何爲得此哉乃言曰重趺而來者窮其日力

食息無所吾又於雙溪之上築室百間濟其所不  
及皇帝嘗錫化城二大字因創重屋尊而闕之殿  
寢門廂庖廩溷浴靡不備具願得識其實亟命篋  
輿並游至則有過其言無不及也余遂言於師曰  
吾儒之道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釋迦氏初至雪山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既勤且勤不減吾儒也今爲僧者不耕而穫拱  
坐得食隨寓隨足又爲之羨舍使朝不及餐於此  
乎穀夕不及宿於此乎館將翔將翔不至半塗而  
廢得無過於安且飽乎夫登山者將爲道謀乎將  
爲安飽乎苟志於道則居不必安食不必飽孜孜  
求之求之不得不敢少息意會神契斯有得矣師  
謂何如師曰此吾考室之意也能不媿此室則在  
其人吁彼能識師意歟既畢力營繕遠近信敬翕  
然樂施師又自哀其橐合縉市田千畝爲無盡供  
於是化城之居可久以大而師所以待其徒之意  
始愜不可不識也師名可宣吾蜀嘉定許氏子別  
峰印公橘洲曇公之弟曇又其同氣也禪印師曇

有之似之上雅聞其名用錫佛日之號奎畫焜耀  
草木生榮年餘七十嘗手書華嚴等經度藏茲山  
又築萃堵波於後當相與爲不朽云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重建碑 家之異

徑山名爲天下東南第一釋寺寺何以重以道重  
也蓋自唐世至人指徑以知津神龍奉地以啓宇  
異僧輩出駐錫譚道顧盼叱咤明心闡性超越生  
死足以指南禪流莆勺真乘見知累朝醲恩渥賜  
龍文虹氣照耀林谷尚矣馴至近代崇極而地變

故凡五一燬於慶元己未住持元聰新之兩災於  
紹定癸巳淳祐壬寅師範載管之又厄於至元丁

亥更二住山而雲峰師妙高至披榛掃磔竭屢重

建學五葺寺如舊輪奐過侈己丑正月剎那復燼

寺衆駭懼師喟然曰吾宿生負此山吾償之吾不

憂亡寺憂諸人不解拘于無佛性耳衆爲悚然林

棲菴潛法社如故擇人受事度材慮備瘠己首公

再捐衣孟施者踵至及更舊規滙大殿爲龍淵而

從殿稍北直池南爲照殿潮音之堂丈室正寢無

垢不動二軒東西對扁遷大覺寮於布金移祖庭  
復歸於宴坐峰上宅毘盧頂靈澤祠宇下瞰幽竇  
翼以廊廡網維職掌雲棲前序行署賓館庖漏帑  
廩多所更定寬平深穩倍勝疇昔僮隸工藝咸有  
寧棲寺東刻積壤爲三門選佛場最後建益壯麗  
範鍾千石像設嚴具金碧交綯如住佛國朝家欽  
崇護持恩禮有加壬辰十月落成爲屋千楹計工  
百萬皆有奇創祝釐庫市蘇湖田歲閱藏典効華  
封上衍帝祝其羸接待雲水其徒宣力者淳暢法

心間也師雖治土木而晨夕唱道雲衲奔流  
錫兀兀宴若無事甫十年間兩建鉅刹如探諸懷  
功亦偉矣論者或曰佛果靈耶九十年而五舉其  
宮耶隨仆隨起易於折枝又何神耶吁是一諦義  
學者未之思耳天下莫大乎道而物爲小莫壽乎  
道而物爲天天地山川人物宮室何莫非物何莫  
非道道卽理理卽釋氏之禪非耶物有器形理超  
器形物有數量理無數量物有成毀理無成毀未  
有天地此理先具人物稍盡此理固存常人見物

不見理聖賢見理卽見物物理在而物不在物物而不物于物工宰群動圓裹十方不假一木不煩一斤不動道場清淨法樓瞠乎儼乎常在目睫兵戈不能斬殺水火不能焚溺施者何施受者何受毀者何怒營者何求彼假借之云半千之期何異鷲鷄之量大鵬井蛙之議海若也哉癸巳四月卽過予以寺碑請且作別語甚異未幾師果示寂弟子正宗宗嶽清泰者舊行哲奉遺言申前請益力予事理學不解禪義理者天下公共非釋氏得私也乃具著于篇而重宣說言

吾觀世間物 有相皆幻妄 空華及空果 起滅相輪迴 惟有金剛身 徧滿於法界

得大堅固力 常住永不墮 雲何衆寶山

諸佛演法地 人天所聚會 而現五衰相

世尊說經教 天地及日月 凡麗四大者

時皆有劫壞 其間有一寶 不屬諸有形

湛如太虛空 皆爲萬象主 萬形皆有盡

而此獨不朽 強名理與道 而字曰禪那

非性亦非相 而不離性相 非空亦非有

亦不厭空有 不生故不滅 誰捨復誰取

是故觀此山 不落成壞境 何處四禪天

卽此伽藍是 佛子淨覺場 了達無上義

能證無住法 卽見常住性 以此祝聖人

等物無量壽 不及恒沙衆 同住安樂國

云何得福多 非幻不滅故

增修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楊泰之

宜興人大理寺少卿

凡山川有勝絕必有物之靈者據之物之靈莫靈於人而其間橫雄顯發能仁氏之道者尤人之極靈故往往不能不移其所勝以歸于其人焉此徑山五峰之拔秀幽盤者所以始室群龍卒成興聖大精藍歷今幾年年補六十七善知識而猶未艾也雖然難陀波羅乳糜未供安受菩提迦陵尊者竹園未捨瓶沙王堂殿未興安處千衆是則莊嚴爲闡法之因構結爲度人之要主師庠者容視爲相行小果而致荒先緒乎前三衢證果禪寺住持

金華月江淨公禪師實六十五代主先是 仁廟

優崇象教徵天下高僧翻修藏典公亦與焉明年  
爲宣廟宣德丙午諸山以公學行知見如武庫森  
嚴雲龍超越相舉於宗司遂檄住是山指南迷途  
意氣直截座下千餘指一爲觀根發機矢無虛發  
四方尊仰檀信填門少暇則雅步躊躇經營廢敝  
妙筭神出意至皆成積財儲糧鳩工定規次第舉  
行竟獲完美先修大佛殿巍巍若新次修伽藍堂  
祖剎堂及方丈莫不增換益固殿壁亦施五彩繪  
光耀入其觀音大士十八大阿羅漢一切神像  
加以金碧朱粉雘色麗裝殆有生氣復建天王殿  
若干楹爲叢林擁衛構無垢軒并雲厨等室若干  
間爲怡賓安衆之所百器具修常住賴之徑前作  
大門樓自畫天下徑山之扁其天王殿門之扁則  
駟馬都尉沐公所書也迨歲甲寅公春秋浸高倦  
於接引思休閒且預謀歸宗之地迺卽寺北徧作  
退居號圓照結宰堵波號壽瑤乙卯秋旣就述偈  
而逝今天子改元正統之丁巳夏偶遊京師因舊

善余來求記其作用之歲月將立石寺中以貽謀  
後求俾有繩纘予素重公平昔行願非小今此盛  
舉真菩提心信所筆之

重復雙溪化城接待寺碑記 王在晉

昔大藏西來流通縮滿明明 國制不廢頂禮慈  
尊名山福地多頒法寶廣度僧伽故翻刻藏經自  
比而南始于清涼妙德以其嶺道迴復轉輸倍費  
工力議而之徑山徑山萬菁叢深烟雲震暖聚梨  
易餽又議而之化城化城為朱佛日禪師宣公所  
立東麓沿至我 朝僧徒畢集登徑山

泊場正德間以寺田編役僧不能守割地轉質以  
間質勝具存石垣界址在焉馮開之太史擇地化  
城建屋以藏經板自任一緣捐錢五十緡徐圖恢  
復以其事屬之密藏募金贖地未竟而以手帙遺  
之澹公會桐城本如吳公任浙左轄慨然欲竟成  
開之之志乃乘閩湖工偕庶憲寶公躬履其地曰  
曠墟可復也訊諸業民曰得價可還也禹航鄉紳

王君先以其地歸寺於是慕義而來歸者如響乃  
贈金給直以贖其半誅非結舍處大士蓮廬中而  
經板乃得其藏矣化城薄于林莽椽居絕罕而其  
間有封土如纍者外割餘地任其祭掃傍無所卜  
築方伯公以慈悲一念保安化者蕤慧炬而照昏  
城野鬼得藉無邊法力永寧其魄於功德之林枳  
棘轉爲初地蕪萊化爲覺場因明入智喜信皈依  
乃妄觸邪宗陰懷睥睨嗾諸狂少浪託無稽於是  
經法官之勘斷煩公府之質成魁魍既遁正賢邪  
徒滄桑古來興廢然而魔劫雖渾金剛不壞生天  
地而無始徹天地而無終堅固慈心自贖罡煞佛  
力如天有時藉轉于人力然盡人之力終不能加  
於佛力公不佞不能爲無盡居士省後深造更著  
護法然亦不能凝神構思立論無佛化城八百八  
十寶典價不逾二百七十金今出三百五十金而  
僅獲原田之半無損于民而有益于僧僧田歸僧  
僧與民作平等觀何必斥僧而惟民之與哉一化

成也在家則棟宇宏麗器物潔齊徵于邸官揚汝  
明之記乃棟宇變而爲灌莽灌莽今又將變爲成  
樓宇馮太史締緣而未果吳方伯矢志以聿成謀  
始于萬曆丙申十六年而獲竟其事慈心默化後  
先相待而然不佞僅爲方伯布虔以告諸天請消  
人心之荆棘則此地之荆棘不生能植善信之  
基則我佛之根基不壞翻經選佛之場金鋪以是  
而依崇鐵鏃繇茲而扁鑊可祝 聖壽萬年於永

矣

徑山佛殿緣起

紫柏道人撰

雙徑冠世絕境也自崑崙南來翱翔萬里越天目  
而逶迤隱隱隆隆雄雌萬狀勢方奔舞直趨東溟  
而雙溪一阻則英靈秀傑之氣回而氤氳盤薄怒  
拔于五峯之間世爲龍象窟宅自唐國一欽祖開  
山乃至宋大慧杲禪師傳心如貫珠燈燈相續以  
迄于今則去聖彌遠世與道喪僧不能轉俗更爲  
俗轉矣夫經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今不能轉俗

序

竟爲俗轉豈非現成肉佛曰作衆生嗚呼一心不生凡聖路斷一微涉動染淨俄分卽此而觀衆生諸佛初無差別了悟者夢覺都除未了悟者不惟於無夢中作夢更於大夢中強爲已覺殊可歎耳昔佛經行時俄指曰此地可建一梵刹帝釋信手拈一莖草插已曰建刹竟比幻居講主作徑山僧引進導師不遠千里來曲阿見老漢曰徑山衆上人某曾引渠跋涉燕山請開藏主并祈旁鼓修殿像藏主已諾會病未至蒙大師代以幻余木公今復遷化則向來所舉似同說夢故某與衆僧不憚勞動今更強顏來禮和尚所願不惜彈指震大法雷破衆生癡夢成就如上勝事老漢曰公等此來旣不爲自己求專爲祖道今老漢有轉語舉似公等公等答以相應卽夢中說覺覺中說夢恣我舌端無不可者試問帝釋插草建梵刹耶不建梵刹耶建則琳宮寶坊了不現前不建則佛與帝釋兩皆脫空時諸上人俱以默荅老漢亦以默領唯喝石巖旁觀不禁向老漢曰和尚不必拋擲古今

廣打葛藤國一大慧鼻孔要與和尚不別道開法  
本雖皆夢中承當和尚大須覺中著到管取徑山  
大雄寶殿刹那成就諸祖殘棋移星換斗唯時王  
內翰于比部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風把舵攬槳  
喝石生兒并諸現前黑白大衆擊蹠而請唯願和  
尚發大慈悲勿負負喝石亦令某等各各願滿噫  
雙徑五峯江海秀潁陽江徹影重重相逢若問誰  
家曲管取聲聲落眼中

曩余寓燕山時徑山諸上人藹足數千里延請

用款主願于五峯之間作大法海一時檀信如  
陸太宰馮太史曾廷尉諸公咸歡喜贊歎故大  
法幢西沒東涌惟時諸上人兼有修殿之願以  
迄于今水到成渠夫草其忠勤法道之因於此  
成熱耶紫柏尊者只解把定却舉拈草因緣於  
慧老鼻孔中通一線道諸上人作麼薦取放過  
一著且爲諸上人落草但使燕山一念時時現  
前則卽今瓦礫草萊以至重檐切霞素壁留日  
中間都無延促耳唱念西居士王肯堂題

林院  
檢討

余觀瞿曇帝釋兩老漢于石火電光中賣弄手段十分快脫若是大雄寶殿猶介一線道何以故鳩工集材飛丹流碧合如是故故不肖立一力主張貴圖掉棒打著喝石鼻孔耳殿成後姑存此作開山第一問塗毒居士于玉立題

中郎

徑山重建大殿募緣疏文

沈李文

吳江人

牛頭之旨迨鑒宗繼軌兼宏馮祖之宗大慧杲而振玄風于宋世元叟端老展頽教於元時迄於昭代世不乏傳祖祖相沿繩繩不絕登壇秉拂嗣法傳燈者八十一人入室投機悟道超凡者莫紀其數用時道以時隆地因人重虛空幻出樓閣荆棘俄成寶坊梵刹嵯峨恍疑兜率之宮從中天而下法堂清闕婉若祇園精舍自西竺移來乃今祖道陵夷宮殿傾廢昔以狐兔窟宅頓化琳琅今以佛祖道場幾淪墟莽撫今追昔寧已懷思紫柏老人

傳辦香而囑法裔無邊開士卓飛錫以應檀那矧  
其戒行精嚴願輪深廣觀此頽圯實切拊髀蓋往  
於祖師會下發心故今于人天衆前立誓願殫  
生精力拮据經營願興衰起廢匪才力所能而  
工集材實衆檀是藉將廣募有緣以共襄勝事  
此名區神龍不難于捨宅矧茲盛舉賢願豈憚  
捐資伏願深心大士宏力高流各隨心願盡力  
巖則黃金布地何必讓於昔賢而寶殿崇成自  
慶乎舊觀豈惟旣往與八十一祖廣古無上

緣抑且將來爲百千萬人疾成出世道果謹疏

議復化城疏引

馮夢禎

嘉興人  
祭酒

刻經之緣始于清涼之妙德菴地寒而峻遠役南  
匠轉輸工力費倍功半不得已而有徑山之遷徑  
山爲東天目正幹五峯攢迴中間佛界我東南勝  
道場無逾此而雲霧籠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  
易朽腐又不得已而有化城之議化城踞徑山之  
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無雲霧旣便藏板而輸  
工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之先爲十間屋令足

以安經板處工匠而化役徐俟其後似無甚難舉  
今約同志以十緣倡之緣五十縉禎雖貧勉任一  
緣夫刻經太役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  
化城三徙而後定而任事之人始于密藏繼於幻  
予而終之者又未卜何人也因緣時節惟佛與佛  
乃能完盡而自初緣以至未來凡于此事曾捨一  
錢半銖及一手一足之力已上福不唐捐直至成  
佛而善等與焉豈不幸甚萬曆歲次丙申佛歡喜

重題興化城接待寺疏

吳用先布政

余從紫柏尊者遊逾二十載所承鉗錘錐剗罔所  
不至通身熱汗不知透出幾番矣末後以流通佛  
法付囑不佞唯唯徹天之倖承乏越中卽悉心殫  
力求終刻藏之役茲功已過半緣成或有日矣乃  
藏板善地下及化城化城故宋佛日禪師宣公  
所勅接待寺郎官楊汝明記之甚詳見徑山集中  
及我

朝而香火猶盛漸次凌夷僧徒凋落遂以寺田轉

佃於方姓者轉轉相侵盡爲居鄰所剝蝕矣然其  
徑尚存化城巷之名至今在人口今年鎧公上人  
圖恢復之而鄉紳王中泉公首倡義舉願以其地  
歸寺於是左右聞風者響應乃鎧公猶運慈心量  
其多寡各給其直余于吳下諸君子協濟之雖未  
盡復舊址從此誅茅建刹亦庶幾可觀矣然此非  
今日創議也蓋自馮開之司成始矣而銓又不知  
司成之原有此議也一日鎧公過余持開之手卷  
見所謂偶從密藏棄篋中檢得之余展閱疏以  
向時與藏公所謀卜化城以厝經板者也噫奇哉  
司成往矣謀于十數載之前而余與鎧公成於十  
數載之後不約而合無心而成九原可作當爲鼓  
掌第勝地旣復梵宇鼎新向後更有許多商量不  
無藉十方大檀之力余小子亦不敢不員勇從事  
道化重興法輪當轉誓頭目腦髓之不恤而逞恤  
其他時萬曆辛亥歲浴佛日

重宣興化城寺疏

黃汝亨

杭州人禮部主事

昔楚漢相距約日先入關中者王之迨漢入咸陽

諸將競取子女玉帛蕭何獨收秦圖籍以此知天下戶口山川要害之處然則大藏固佛祖之圖籍而天下之名山勝境固法嗣聖僧之關中也此藏經板不可以無刻而化城寺在雙溪踞徑山之東有林木而無雲霧作經笥工署甚善寺故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勅爲接待所不可以久就堙滅方伯體中吳公本經世人負出世力以法鑑禪師淨心湛智足以任此遂欣然與化導經營漸次恢復其地先以晉置經板而徐而議誅却建剎開新佛日

師之業佛寶法寶財施法施可謂一舉兩得片刻千古者矣而鎧公復從棄篋中得勸緣一疏亦爲藏經名刹經始此地蓋馮司成開之與密藏禪師起緣於十數載之前者也嗟乎一真必應靈山同會同成之後有方伯而密藏之後有鎧公誰爲爲之豈非道念之合符凡聖之證印者哉而腐生侶理以拒真怪人攄欲而成鄙棄經言於草莽委佛地于荆榛將令楚王不入關而取子女玉帛者之出圖籍上乎亦慈氏之所大愍矣嗟乎昌黎有言

餘杭縣志 卷之九 五十四  
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守虜殞軀求隔聖路假  
令去腐破慳振怠銷忌知身外之皆長物而性中  
之有覺場則方伯不云乎頭目腦髓之不恤而羞  
恤其他世間善信人必當踴躍應緣大者牛車小  
者致負不患資糧之不給勝事之不成不佞亨卽  
貧士乎亦願以螳臂當轍涓滴輸海也

遊記

記徑山之遊

蔡襄

餘杭縣之北鄙直五十里有徑山在焉山有佛祠  
號曰承天祠有碑籀述載本初唐崔元翰之文歸  
登書之石今傳于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徑二  
登自其西壁絕襟繞轎行少休松檜交錯盤鬱蒙  
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稜層披翠靑盡十里許  
下視來徑青虬蜿蜒搏巖騰霄且及其巔映束洞  
隱幾不容並行已而內括一區乎林坦壑四面五

峯如掌豎指一峯南絕卓爲巨孽屋蓋高下在掌中矣庭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亡湫在歲率一來雷雨瞑瞋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傑木絲杉翠檉千千萬萬若神官倉士聯幢植葆駢隣倚徙沉毅而有待者迸溜周合鏘然鏗然若鑾行珮趨而中節者由西岑之址數百步屹然巨石屏張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文曰喝石巖其傳甚神並巖披谷脩竹茂密嘗以契刀刻竹兩節間成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

云兩由東徑而往坎窞爲池游魚曠空其西

折蹠南峯嶺脰之間平地砥然盈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蔭四之橫柯上聳如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卽之煮茶凡茶出北苑第一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宜之偃松之南一目千里吳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攀雲馭靄騫狀類互出若古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顯之物尚可名指群山屬聯呈露崗春矯矯剪剪咸有意氣若小說百端欲聖智之充而不知其下也臨

觀久之魁博通幽之思生焉古人有言登高能賦可謂大夫旨乎哉予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爲也大凡言之天嶙地絕山迴物靜在處入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閨寂未覩夫春葩之榮薰風之涼秋氣之清然取于予者猶在也旣歸無幾何而曩所歷者重鈞復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遊者逮安王瑊君度嶽陽朱師德宗哲又君度之姪子常子美甥杜沂皆從游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宗哲之兄師道希聖杜沂之父叔元君懿相陽溫幾舉之二人前陽蔡襄一與之善惜乎不及俱也嘗所經見選貽之人一通嘗刻竹兩節間之十字其遊之年月日也

遊徑山記

慎

蒙

吳興人  
御史

嘗讀武林志謂徑山者往天目則在所必由之徑故曰徑山又以此徑於餘杭臨安二縣爲會通故以徑名然考其香火之所由建則自唐和尚名法欽號國一者問其師曰吾欲建選佛場以卓錫將

何歸答以遇徑則止行至此山下遇有樵者在山問之則以前塢爲徑塢迺悟師昔所指授少頃又一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山絕頂入五峯之間願捨此地爲師卓錫之所第山有一大湫吾家若去此湫當涸幸留一水穴我將時至以衛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旣霽湫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至今有龍井者在本寺通道之左其深無旣傳言井泉直通錢塘江見於禪家事類迨至宋孝宗勅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其額卽上御書或樓閣幾至三千蓋肇建於唐而尤顯於宋也隆慶二年歲在戊辰九月三日余泚登馬路隘且險至山麓廻首從右而望之則自浙以西諸山俯伏透迤空曠無際令人有塵芥六合之意亦西浙一奇觀也頃之入寺僧有號梅谷者迎余入坐飯畢導余由寺西而上不數百步則有喝石巖在焉舊人題名尚存喝石者蓋謂觀音化身與開山和尚講法其辭頗誕和尚微致譏誚乃曰隨師指示祖師和尚云此有頑石汝能喝之使下乎乃大聲喝

之其石隨而下復命喝之使上石之隨而上者如  
前遂裂爲三其文象川字遊者以絲線徹底經之  
與石座無毫髮沾墨卽其所語法師上不著天下  
不著地之明證也今地名前喝界兒童婦女皆能  
言之始知幻化之事殆以神通難以挑一論也巖  
之石有靈鷄塚高可三尺許凡師升座講法鷄卽  
佇立不動傾耳聽之講畢隨衆以散所謂伯牙鼓  
琴而遊魚出聽可以互照非妄傳也又有一白兔  
每冬夜時來與師護膝若解人意者山西而北則  
松竹夾道陰森可愛殊非塵境所謂青青翠竹總  
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是之謂乎又轉而  
西則有浴佛池爲泥沙壅淤止有金蓮花遍闌拂  
水豈佛家所謂蓮花色相歷萬古而不滅耶頃之  
步至寺門外則有碑記者三中一石旣大而巍然  
獨峙者卽前寺題名勒宋孝宗御書於石也碑之  
北向者乃宋蔡襄所爲記又一碑低狹僅可三尺  
乃東坡蘇老親書三遊徑山詩曰來遊曰再遊曰  
重遊也雖苔蘚昏翳予以手摸讀之尚可諷詠公

之胸次卓越飄然身世兩忘亦可以想見於千百載之下矣再步至山麓有地一方如砥余立而視之時午後天陰雲氣蒸蒸然俯視諸山如群馬百萬跳躍於烟霧中與初入山之景變態又大異也余曰此地若立一亭榭可以便觀眺僧云此宋望江亭也日久亭廢恨無再創之者余爲之憮然且堪輿家謂此山爲五峯攢秀蓋指鉢孟鵬搏宴坐大人朝陽也其名宴坐者昔山中賊入山中祖師坐於峯石賊疑其爲人也連以矢射之矢皆中石師則宴然不動以名峯餘皆以形象之山僧傳道是山典故歷歷如指掌余因記之以俟博物君子

遊徑山記

王在晉

太倉人  
布政

武林之屬多佳山水而餘杭之有徑山稱最勝東西兩天目山高插天水因山曲折浸爲巨源若兩目然故曰天目入兩目以是山爲徑路山遂以徑名余雅慕徑山而未有企及也歲在辛亥南湖告成功監司往閱視余以執掌三路不得從諸大夫後會八月逾望三日往吳興謁臺使者畢歸由茗

溪若溪一帶天目諸山衆流環合迴流可達乃從  
吳興泛舟過德清渡雙溪雙溪之流一出天目一  
出高陸至雙溪橋合流入徑山港舟不得通舍舟  
登陸過化城接待寺化城爲故宋佛日禪師宣公  
所創踞徑山東麓宋時棟宇宏麗欽賜化城二字  
上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廂庖廩漏浴靡不備  
具載郎官楊汝明記中我朝香火猶盛漸次廢  
棄寺日轉佃間左豪右踞之然化城巷之名不泯  
馮司成謂之創經之緣始於清

峻遠役南匠轉輸工力費倍乃遷之徑山徑山雲  
霧罩籠藏板其中易朽腐始議復化城化城地坦  
無雲氣潤濕便藏板而易輸工力乃爲屋十間以  
安經板處工匠而大士金身以草殿居之海內宰  
官居士布金恢復化城舊域捐貲贖地而有子衿  
鼓衆跋扈必欲與沙門相角事聞當道屬予訊其  
事邠邑勘明予按法治其尤割地歸僧封畛不失  
而其間有墓塚者聽之以寧其窆掩佛處遽廬中  
得重開法地以須十方大檀越之力予過化城而

一二野衲邀人和南佛前稱善事周遭故址枳棘  
藜蕪闢草萊而重新法王之宇西來白馬茲其爲  
翻經演法之場乎過化城折而西北抵徑山山去  
縣五十里雄據乾位挺然而東目正幹宴坐朝陽  
天顧堆珠鵬搏凌霄御愛七峯攢擁草木蒼夔樹  
古而蒼地僻而野山門幽寂有老松婆娑可陰十  
畝與木蘭交枝薄青曼翳白日松爲數千年植而  
木蘭亦森發離奇匪深山無此異種參差白塔同  
紀木橫斜巢雲歸鶴竹松間雜景色清饒葱翠交  
曉入山而路轉深地轉興無數黃鶯霏烟濛濛  
竿雄板妬母高凌排岡直上各高十里層巒峻嶺  
長鸞俯觀盤跚逶迤盡在竹間竹路籜龍透地攝  
屐峻嶒一頭陀引導美箭蒙茸蘿葛糾縛時摩僧  
頂祥峯將將拱護靈嶽中豁然區坦壑去險而夷  
重巖滴水有洞空沕頭陀指爲明月池其間小井  
爲龍湫龍歲一來顧雷雨暄冥過洞行少許路繞  
屋後登崖叅大慧禪師塔明堂室塞方伯吳公言  
塔前當介然闢之而成路僧苦去屋未果闢孰爲

周行則茅塞之矣由捨崖而東爲喝石巖唐時僧法欽結庵有白衣士求法度爲沙彌欽指坐後石屏謂曰能開此乎叱之分爲三片代宗召法欽赴闕賜號國一禪師辭歸枕卽其庵建寺曰徑山宋開禧間孝宗額賜興聖萬壽禪寺東南勝道場無逾此者行過複嶺崇隆隱天有斐策猗坎窞爲池方塘一鑑湛潔如澄鮮漾碧僧曰放生池池邊刻徑工匠排列鴈行伏迎道左已訪鎧公上人所寓靜室泊蔬爲供清話移時片言點悟此不殊欽公三片石恨不如白衣士立度爲沙彌耳別而登樓同餘杭令戴君進飯夕陽西沉遂促從者亟行余時有天目之興徑山直傳舍視之竭蹶而趨至無垢寺而宿焉是夜惺惺不寐取唐崔元翰碑稿文摩擬不能屬草乃讀東坡徑山詩擊節高吟與松濤林籟相爲答和殘月半窻奔烟伴榻無何而山鳥鳴鳴不覺東方之旣白矣

又記

張京元

湖廣人  
郎中

徑山者兩天目之徑也在餘杭西北境去武林百

里而遙不當孔進遊者多不易至余行視漕例自餘杭臨安始戊申正月十九日出武林登舟是日晚不及發廿日黎明解維行七十里日晡至餘杭橋餘臨兩邑令俱肅候廿一日早畢公事兩令顧舟中指點青山與馬已集劉君先往余尾而行出餘杭北門道田間約十里漸入山徑又數里飯西溪禪院飯畢度一石橋溪流甚迅過溪皆行竹中密若蘆葦山益近竹益深度可三十里至洞橋爲徑山寺界兩僧來迎因令夾輿行指問岡巒竹塢

一一能答詢寺遠近尚在五里外雨濛濛至漸飛注屈曲千盤俱在綠陰翠靄第不一見松栢亦地氣然與至山半輿人少歇菴僧供茗泉清茗香灑然忘疲數里抵寺候人鼓吹山谷答響固自雄爽時衣履沾濕亟入僧房小憩房前後皆古杉銀杏雨浙浙鳴葉間晷偃卧櫛沐令君秉燭命觴雅譚娓娓無世途寒熱語夜卧枕上雨達旦不休早起劉令辭歸余與友人周公弼門人張德懋冒雨登山肩輿穿殿左曲折而上觀藏經小閣時芳草

辨一僧前導上禮妙喜庵大慧塔盤旋度竹濃霧  
陡合四顧杳然迴看山下白雲湧起茸茸縷縷如  
兜羅綿積成銀海海中青螺點點荇藻浮沉蓋下  
方諸山在雲霧中時露峯尖倏隱倏現頃刻萬狀  
幾盡雲物之變真是得未曾有繞大慧塔又數盤  
得一池正圓四圍脩竹池北壘石爲級竹裏殘碑  
爲端禪師塔鑄至正間諭祭文池故放生處池在  
諸峯間深可三四丈水蓄不流雨不溢旱不涸亦  
靈蹤也又上爲寂照庵新刻書本藏板貯焉

竹叢中有靈鷲塚國師欽禪師說法此鷄時時諦  
聽師往長安長鳴三日而死乃知一切畜生道具  
足佛性一了便了固不似世界凡夫營營萬緒泪  
沒本來苦行解脫而一情忽動便墮泥犁曾羽類  
之不如也塚下爲喝石庵想水衝石破狀如驅走  
遂爲巾子山人持呪立喝走而爲三有之乎無此  
等神通固非思議可及耳還僧房午餐復出寺門  
闔蔡君謨蘇子瞻碑時無榻手以不及摹爲快巖  
畔有望江亭址精明可見錢塘是日盡爲霧障縱

觀雲海抵掌清言傳手苦茗共啜而返

題徑山大覺禪影堂

唐南陽人

超然彼岸人一逕謝微塵見相卽非相觀身豈是  
身空門性未滅舊里化猶新謾指空中影誰言影  
似真

吳夢遺園悟粹禪師

范仲淹

宋文正公

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登迤  
邐山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  
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功夫用盡非徒勞南

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尋妙旨他年盛器整顏  
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滅  
身計百年隨分覺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城都况  
是繁華國打破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  
隨齷齪同埋沒吾師幸有虹霓志何事躊躇溺泥  
水豈不見吞舟之魚不隱卑流合抱之木不生丹  
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駕  
千里驢莫學鶴鶴戀一枝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  
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戀高臺暮翠朝籠不暫開  
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舊出山來又不見湖山  
有玉名瑤瑤良工未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荆楚  
怎得連城價倍高

與周長官李秀才遊徑山次韻二首

蘇軾

少年飲紅裙酒盡推不去呼來徑山下試與洗塵  
霧癡馬惜郵泥臨流不肯渡獨有汝南君從我無  
朝暮肯將紅塵腳暫着白雲屐嗟我與世人何異  
笑百步功名一破甌棄置何用顧更憑陶靖節往

鎮林縣志  
卷之九  
問征夫路

龍亦戀故居百年尚來去至今雨雹夜殿閣風纏  
霧而我棄鄉國大江忘北渡便欲此山前築室安  
庭暮又恐大幽獨歲晚霜入屨同遊得李生久足  
隨蹇步孤明不自愛臨老啓三顧吾歸便却掃誰  
踏門外路

寄澄慧大師

前人

我昔曾爲徑山客至今詩筆餘山色師住此山三  
十年妙語應須得山骨谿城六月水雲蒸飛蚊行  
捷如飛鷹美師方丈氷雪冷蘭膏不動長明燈山  
中故人知我至爭來問訊今何似爲言百事不如  
人兩眼尚能看細字

又

靈岩前  
前人

龍亦戀故居百年尚來去至今雨雹夜殿閣風纏  
霧而我棄鄉國大江忘北渡便欲此山前築室安  
庭暮又恐大幽獨歲晚霜入屨同遊得李生久足  
隨蹇步孤明不自愛臨老起三顧吾歸便却掃誰  
踏門外路

熙寧四年御史謝景溫劾公居喪服除賈販等  
事以聞景溫與王安石連姻安石實使之窮治  
卒無所得公不敢自明久之乞補外上批出與  
知州差遣中書不可擬令通判潁州上又批出  
改通判杭州後自翰林學士乞郡得肯以龍圖  
閣學士知杭州盖山川之靈借公發其秀麗而  
公亦雅愛湖山游詠遍境內予嘗過徑山洞霄  
讀公高篇大什風流殊絕千古猶馨因嘆彼謬  
固以名勝奉公哉丙辰秋日武林李長庚書

遊徑山寺

前人

輿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  
里足金鞍玉銜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  
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五氣結茅宴坐荒山巔精  
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窓暖足來朴  
握夜鉢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來扣門願爲弟子  
長參禪邇來廢兵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  
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屋  
落日下數投村鷺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向

舊唐書  
卷之九  
六  
京煎近來愈覺世路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予老  
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  
看細字銷殘年

再遊徑山寺

前人

老人登山汗如濯到山困睡呼不覺覺來五鼓日  
三竿始信孤雲天一握平生未省步難險兩足貫  
曾行拳礪含揮庭上望滄溟凌香峯頭挹兩峯自  
愛絲杉青絲亂誰見玉芝紅玉琢白雲何事任來  
往明月長懸無晦朔塚上鷄鳴猶憶飲山前舞鳳  
遶微璞雪窓馴兔元不死烟嶺孤猿苦難捉從來  
白足傲生死不怕黃巾把刀槩榻上雙痕凜然在  
劒頭一快誰能角嗟我昏頑晚聞道與世齟齬空  
多學靈水先除眼界花清詩爲洗心源濁騷人屢  
欲逃競病禪老但喜聞剝喙此生更得幾回來從  
今有暇無辭數

徑山道中次韻荅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

淨學道恨日淺問禪慙聽瑩聊爲山水行遂此麋  
鹿性獨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道直窮達  
付前定鋪糟醉方熟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  
欲爭晨冥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  
山寺稱小徑幽尋杳茲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  
山雲水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宿留石鏡緬懷周  
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二子至詩律嚴號令籃輿  
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最奇秀名實巧相稱九  
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靈巖側破甍飛溜洒浮  
山前見虎跡候吏鏡鼓競我生本藉奇塵土滿釜  
甌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  
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  
山陰興但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棹

遊徑山詩和東坡韻

前人

去年渡江愛吳山忽忘蜀道輕秦川錢塘後到山  
最勝下枕湖水相縈旋坐疑吳會無復有扁舟屢  
到凌深淵今秋復入徑山寺勢壓衆嶺皆迷顛連  
峯脊嶂不知數重重相挹如青蓮散爲雲霧翳星

斗聚作潭井藏蛇涎飲公未到人絕跡千里受記  
來安禪荒村草野置茅舍坐令海賈投金錢至今  
傳法破煩惱飽食過察宜安眠解裝投錫不復去  
紛紛四合投鳥鳶或言處此猶未遠海上人少無  
煩煎天台鴈蕩最深處水秀石瘦猶清使青山獨  
往無不可論說好醜徒紛紛終當直去無遠近藤  
鞋竹杖聊窮年

送僧上徑山東妙喜老子

空東山

釋氏

大士昨來聞出世阿師今日又登途杖頭倘有開  
田地寄我山頭一紙書

半幅全封一字無莫嫌者也及之乎還將昔日芭  
蕉語寫作王公十道符

遊徑山

晁無咎

鉅鹿人  
禮部郎

盤崖繞壑步步高僕痲馬乏遊人勞五峰崛起干  
雲霄衆山奔走爭來朝我行直欲犯星杓意徹絕  
頂纔山腰松間鳥語如相招仰見白塔當林稍擔  
携上下若拮棹路窮飛棲鬱岌堯欽翁未來蔽菅  
茅山精木怪誰遊遶磨馳虺窺猩鼯跳靈景晦昧

何由招忽然飛錫從江臯探窮不憚東峰遙曲腰  
丈人白絲袍再拜辭前風電飄三百年來響鐘鏡  
閩商海賈轉金刀直欄橫牖山週遭晨叅夜諷聲  
嘈嘈碧山紫柏羅旌旄高來六月忘炎談明月菴  
前醉松醪白雲峰頂瞰若如鷲毛一點錢塘潮越  
王宮開如累樵臨之股慄精魄超歸不得寐心搖  
搖舍暉孤亭立嶢嶢此地覽景尤難逃五更月落  
禽嘲嘲陽烏欲上海雲燒晦明變化不終朝倏  
忽明狀莫描夜闌燈清雨飄蕭偶坐兩客論幻泡  
探玄窮妙窺寂寥破除萬事與絲毫不奈詩思猶  
強豪歸時日沒紅霞銷荒崖老木山蟬號

凌霄菴

范至能

峰頭非塵寰一舍誰所羨軒眉玉霄近接指沙界  
豁萬山紛累塊衆水渺聚沫來雲觸石迴去鳥墮  
烟沒向無超俗緣茲路詎可越偕行水上座同我  
證解脫

傾蓋亭

前人

萬山離立翠雲幢煖煖多聞晚炊香山下行人塵

鏡林題志  
卷之九  
七  
撲面誰知此地有清涼

題徑山寺樓

前人

落日蒼茫水捫星漂渺樓神光來燭夜壽木不知  
秋海內五峰秀天涯雙徑遊愛山吾欲住衰病懶  
乘流

哭徑山塗毒禪師

陸游

岌岌龍門萬衲傾翩翩隻履又西行塵侵白拂繩  
床冷露滴音松卯塔成遙想再來非四入尚應相  
見話三生放翁夙欠修行力未免人間愴別情

題徑山寺

仲靈高釋氏

翠拔群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  
湫僧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遊不到一殿自  
清秋

徑山天開圖畫

擊淮海釋氏

幽澗瀉泠泠千峰疊翠屏曉雲開混沌遠水接滄  
溟松影垂禪榻苔衣上淨瓶塵中夢不到爭欲買  
丹青

徑山冬日

前人

東西兩徑幽歲晚得周遊  
壑雪陰猶在溪雲凍不  
浮鳥驚樵斧重猿挂樹枝柔  
怕有梅花發因行到  
冰頭

徑山寺三題

前人

皓首來迎冥坐師  
山靈易地致俱眠  
要知弘法可  
天力但看精誠裂  
石時一徑薜苔春  
寂寞嘶  
字雨淋漓徘徊想像登

菖蒲田

杉萬

從神武掛冠纓便

向

姓字肯因楊柳作歌行  
石田水冷菖蒲節  
茅屋雲  
深薜荔榮白髮  
山僧知此意  
時時來聽野泉聲

樵樹王

前人

翠絲縝密赤心存  
膚腠陵風溜雨  
皺直節向時曾  
遇上微芟率土  
莫非臣輪困古  
柏空生蜀屨寒  
松枉仕秦瀑布  
青山堪帶礪  
森森同見萬年春

上浙翁和尚

前人

凌霄峰頂極高寒  
中有高人把釣竿  
萬里江湖未  
歸客滿天風雨  
獨凭欄  
賢和世遇股三折  
慈氏門

開指一彈管領梅花春有意免教回首望長安

送見心上人之徑山

虞集

臺山鷲直勿岐差雙徑峰前路不賒若有劒光衝  
北斗更愁帆影落誰家曲江水暖花千樹古道秋  
高月一槎記取題詩相送處鷺鷥和雪立蘆花

題徑山二首

端元叟

釋氏

昔人弘法動天庭此地因垂萬古名龍袍雨雲歸  
洞府鵬搏山島壯江城先秋每覺岩風冷未曉常  
觀海日明玉局詩鐫舊貞石至今苔蘚不曾生

曲曲灣灣水重重疊疊山水流山徑畔山在半天  
間九夏涼偏甚三春暖尚慳龍潭因作寺今古共  
躋攀

送溫藏主省徑山元叟和尚

砥平石

釋氏

山頭老漢八十一如此東南大法城雙鬢又添新  
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清爲人不用擊虎術養子寧  
忘舐犢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

次韻免原懷徑山

銘古鼎

蒼蒼喬木五峰齊十載江湖憶舊樓丘壑芝蘭香

霧上金銀樓閣彩雲低秋風悵望遼天鶴夜雨悲涼塚上鷄但得閑身各安健會尋石壁洒新題

宿徑山娑羅林

前人

高齋宿層巒無眠振衣起歷歷夜方峭婉婉情自美濃露濯桂花清香襲庭几林曠鳴籟隱空淨停雲徙萬事坐若遺靜極到天理舉目注秋江涼月薄如水閒霄散積抱淡然得心妙蛩吟暗響流燈靜寒光棹星河界明滅崖流落淵奧林風來朋朋吹我形影吊浩歌弄蘿月高樓入清照

堆珠峰

天勢下凌霄出使萬壑趨元氣結巒岫狀此大寶珠忍殿護釋梵鼓鐘殷入區

大人峰

五髻生雲雨鎮路何春容具此大人相題爲大人峰偉哉天地間萬象同擴克

鵬搏峰

峰勢來大鵬鼓此垂天翼培風本無待適茲造化力何須問天地在在六月息

宴坐峰

杉松太古色不例春與冬道人此宴坐一捨萬劫融不特座燈五等了諸法空

朝陽峰

二儀開幽漠日月臨下土萬物麗高明此峰正當午堂堂大坐人兩眼空寰宇

山中五峰傳之久矣然指者不一今各賦一詩庶來者不待問而知也時至正庚寅七月徑山釋銘書

寄徑山古昂和尚

歐陽圭齋

龍文昂坐斷靈霄第一關湖上別來圓相應照我鬢毛斑

圭齋以福建廉使任滿赴召過杭訪古昂於中竺臨別古昂送至西湖之上圭齋云此別未卜會期古昂云大圓鏡中未嘗與公相別也圭齋喜無何古昂遷徑山圭齋故寄以偈

秀公新命住持徑山禪寺無以為贈故賦是詩以駕之情見乎辭

姚廣孝

徑山主席非公誰山靈但恨公來遲今年山中旺  
氣回公忽自至逢其時凌霄峰頂日杲杲嚼石巖  
畔風被披徑當提唱第一義緇白圍繞如春熙當  
年國一心爲善宜與諸老相追隨諸天散花無路  
入老龍獻供伸須眉基盤石剝舊管辭洗硯池發  
漣漪僧殘屋老固非昔入門尚見穹然碑坐看  
檀越施金粟飛樓榜殿重維持嗟余老病不出  
終日兀坐如蹲鴟安得乘雲到山頂援筆賦  
公詩

次韻寄徑山以中和尚

聲九臯

釋氏

山川樓觀總兵墟雙徑還成化佛居四海重修輿  
地志群龍仍護梵天書野猿供筆詩成後玉女焚  
香定起餘大覺昔成天子詔解知山體本如如

長偈一首送印無相還徑山重蓋國一祖師

塔院

泐季潭

釋氏

來無所從信腳踏斷槎枒峰去無所至一口吸盡  
龍淵水不來不去又如何機先勘破迦葉波須彌  
卓海水立木童拍石女歌道人本來無所住一種

平懷仍舊去，喝石巖前架樓閣。井底蓬塵話重舉，有爲法與無爲法。體用全彰元不別，國一高風天下聞。徑塢禪叢冠吳楚，昔我峰頭繼席時。忍見祖塔何歆危，道人不日還舊規。森羅萬象同掀眉，方丈老人今碩匠。雲月溪山遠相望，不學江西馬簸箕。千里令人寄圓相。

曉晴流止亭看山下眠雲

前山人

非烟非霧曉濛濛，萬象都歸一氣中。深似海時初歇雨，白於綿處不隨風。得閑漸有還山意，偃臥寧

無澤物功亭際。老僧來倚檻，只疑下界頓成空。

送徑山空維那

楚石和尚

井底蓬塵山上鯉，大家坐聽爐邊水。三登九到不惺惺，少室誰云有皮髓。此事將心謾度量，山河爲酒長敷揚。虛空開口笑不已，露柱燈籠爭放光。興化打克賓，業林鼎沸湏是金毛師子兒。一聲哮吼，吒沙地。

題徑山

前一人

五峰之勢欲東垂，當寺一峰如覆杯。高極上通峯

笑語斷崖終日見樓臺下方鳳舞千山去絕頂龍  
分兩道來却憶坡仙三百載壁間詩句逸風雷

送弘藏主還徑山兼東西白首座 前人

上上上上到最高高處望望見青山起白雲雲山  
出沒如波浪大華藏海知幾重重重圍繞凌霄峰  
湏彌絕頂只這是耳聞迦葉敲金鐘百千萬億四  
天下信手拈來無一把束作龜毛一管筆經頭一  
字如何寫寫得分明說得親還他眼目人天人

送明禪人往叅徑山兼東古禹和尚 前人

近離何處來曾到此間否不許俊衲僧人前亂開  
口天寧拄杖子未免劈脊樓決不至三十但打二  
十九留一棒自吃諸方若爲刮凌霄老宗匠管取  
橫點首不是野于鳴亦非帥子吼若人會此意堪  
續牟尼後

送徑山英首座歸鄞卽六十九代傑峰英禪

師

前人

凌霄峰頭第二座摩訶衍法曾明破百非四句俱  
已離白雪陽春有誰和直得含暉亭踣跳上梵天

東坡池吞却四明山  
驀然倒騎佛殿出門去  
碁盤石徑苔痕班  
君不見寒山子歸太早  
十年忘却來時道  
又不見明覺老無處  
討十州春盡花凋殘  
珊瑚樹林日杲杲

送徑山一藏主

前人

一大藏教開葛藤盡  
大地人跳不出夢菴本  
是哥衲子夜半扶桑吐  
紅日拈起凌霄峰頂茶  
却是洞庭湖上橋松風  
礪水自談玄却笑區區  
論權實權非權實非實  
白雲道個鉢羅娘帶累  
兒孫空受屈

賀徑山永首座

前人

摩訶衍法若爲宣  
五髻崢嶸高插天一喝  
虛空成粉碎重提佛祖  
舊因緣分明劔向眉間  
掛豈得瓢從地上旋彈  
壓滿堂龍象衆方知法  
社有英賢

題徑山

張復陽

石逕縈紆出薜蘿  
諸峰環拱勢巖峨  
舉頭便覺天顏近  
極目還知地界多  
西北雲來燕雨露  
東南潮湧浙江河  
振衣直上高峰頂  
苔蝕穹碑手自摩

題徑山

楠堂

攀蘿捫石上崔嵬爲訪名師特到來碧眼望穿紅  
日際青鞋踏破白雲堆松濤振壑鳴天籟瀑布春  
巖連地雷好境自然塵世別何須海上覓蓬來  
贈琳座元職滿解回嘉禾漏澤寺住持

鏡月林

五髻山高竒更絕湧殿蜚樓人境別白雲岩際宿  
層層澗底泉聲鳴泱泱上人振錫扣我門風月平  
分情更悅山頭鯉躍井塵飛密密機峰如電掣舍  
暉亭上望晴川鬱鬱蒼松挺寒節明朝拂袖賦歸

歟若禾舊隱存高潔

徑山寺觀梅

周

忱

廬陵人尚書

天目山前夜月明寒稍踈葢影縱橫禪扉半啓行  
吟處人比梅花一樣清

遊徑山詩

趙居仁

通政

勝地吳中有徑山老來扶病歷巉崑仰攀危蹬青  
霄際俯仰群峰紫翠間古寺有碑蒼蘚合空門無  
鎖白雲關諸僧修靜湏清吟莫把塵心視等閑

遊徑山

張

寰

崑山人通政

名山此外復何求欲戀蒲團細闡幽信宿上方霖  
雨霽塵根一洗感斯遊

遊徑山

陳道亭

嘉興人

凌霄峰頭烟霧深野衣虛闕此登臨長藤古木有  
佳興翠壁丹崖生壯吟飛瀑灑空千樹濕白雲籠  
日半山陰來叅玉板春雷後又見孫枝橫出林  
洗滌塵心向碧山深林環琇擁禪關迎雲補衲松  
陰下對月翻經竹影間茶竈烟清催鶴避蓮池日  
暖聽龍還入簾草色春無限都在仙翁次第觀

又

諸大綬

侍郎

朝陽峰下翠微宮百尺樓臺倚碧空霧冷烟池涵  
夜月泉飛圮井起蟠龍孤亭迥出白雲外萬壑低  
圍翠靄中乘興恍然遺世事擬君同此學樵松

又

朱二峰

崑山人  
給事中

曉起觀雲色更奇籠烟帶雨轉霏微閒携玉侶尋  
幽勝不是桃源路也迷

又

徐桔

攀蘿躡蹬上雲岑風景撩人興不禁石迸飛泉晴

館林縣志  
卷之九  
作雨龍嘘涎氣晝生陰懸崖絕壁千山隘翠竹蒼  
松一徑深行到峰頭最高處恍然爲我洗塵襟

又

沈

謚

嘉興人  
給事中

月色凌霄迫松濤捲石鳴五峰寒漏徹雙徑法華  
明蘚積宸章合臺空海氣生上人偏好客醉裏踏  
花行

又

山行乘晚霽信宿合天緣蟻泛氤氳氣鑪燹縹緲  
烟天花隨鶴舞法水禪龍涎圓覺從今悟悠然處

大千

遊徑山

王畿

紹興人兵  
部郎中

高登喜兩坐僧樓共話茶杯意更幽萬丈龍潭飛  
瀑倒五峰鶴樹叢雲收碑合御製侵苔碧徑啓曇  
花拂曙秋還擬凌霄好風月海門東望大江流

徑山雪霽

周

禮

邑人

探竒躡躡凌雲上四顧晴光霽雪流凍解響疑瓊  
露滴水生泉溜玉波浮青螺透出朝陽近翠巘高  
擎宿霧收一望江天肩秦岱常明不羨古丹丘

遊徑山

方九叙

錢塘人  
太守

雲裏五峰環紫翠空中一徑轉微茫  
黃花漸報重陽節白社遙尋古道場  
精舍更宜留謝客玄都何必訝劉郎  
高僧趺化千秋寺獨有靈鷲塚樹蒼

九月六日同駱舜廷叔姪暨施桂岑登徑山

詩二首

張振先

臨安人  
副使

攀躡憑眺久共扣遠公扉一徑穿蒼靄  
千杉接翠微泉春晴亦雨雲出歇還飛  
二阮堪陪賞棲遲未

許歸

綠軒登名勝凌虛獨有臺泉聲一夜響  
雨氣半窸俄秋入林端迥夢從容裏  
來高僧暫共語山斗藻多才

遊徑山二律

方相卿

邑人  
同知

空山藏古剎絕壁下春陰怪石填成壑  
喬松引作林門開雙澗合塔擁萬花深  
吸茗同僧話彌清世外心

名山萬壑裡迢遙拂雲行鳥下窺藜杖  
僧來問姓名岩花迎日艷谷樹曳風鳴  
深入無人處相隨鹿

豕盟

讀紫柏老人徑山歌

馮夢禎

嘉興人祭酒

欽師曰修行乃大丈夫之事非王公將相所能爲而當時需鷄白兔亦知侍衛豈王公將相之智反出鷄兔下耶老人云暖足功高報曉勇蓋傷之矣欽師而下住山稱天人師者八十餘人法席最盛者妙喜余丁亥初夏返自天目曾一宿此山明月堂中聞已收豕矣傷哉當今宜住此山起人十餘祖之家風者舍老人其誰幸爲人天珍重

徑山雪霽二首

徐銳邑人

蜿蜒西來聳更尊已看銀漢繞崑崙雪光掩映千峰見海色微茫一線分天曠浮雲蒼狗變林深陰洞玉龍蹲高僧自愛青蓮座時對梅花靜掩門  
籃輿忽度翠微關行盡雙溪上徑山日月連珠從地轉蓬萊浮玉倚天看龍飛鳳舞千支裊越北吳南兩乳盤雪水祗應仙品試茶經仍向石林剛

遊徑山排律十四韻

俞景寅

邑人通判

雙徑通金地群峰列寶屏初登疑窈窕漸陟覺孤

冥遲日岩頭墮浮雲岫脚亭江濤一馬白海嶠數  
螺青杉檜森成靄樓臺迥逼星呼泉流壁罅呪石  
劃川形鷄塚封前慧龍湫雨後腥蓮呈真法相僧  
誦大乘經砌石曾過輦碑殘尚識銘竹風飄梵磬  
蘿月映禪扃境寂還心寂山靈總性靈井塵掀舊  
案劒映發新銅磬碣苔紋繡蘇池墨色熒漫留詩  
筆在千載肯同訂

又

人

雙徑穿雲上碧霄馮虛勝覽此偏饒窓開吳越  
三楚樹飽風霜自六朝沙積寒飛江練白海門春  
逐浪花遙醉餘一嘯狂飈起屢亂烟霞杖底飄

題凌霄閣

龍大淵釋氏

脚踏玲瓏上木天此身如在第三禪重重樓閣香  
雲合一一山河帝網懸玉輦曾扶雙鳳下珠宮只  
帶六鷲連肩山學士今何在彩筆題詩代百傳

題不動軒

前人

絕頂層軒開爽氣金銀樓閣俯重重斷來妙喜中  
千界安得須彌第一峰峰外青山奔萬馬塔前碧

井臥雙龍天花不動青猊座幾世來投定裏鐘

碣石岩

蔣灼

無復高僧勝地遊靈岩喝破幾無秋何人爲說當年偈此石還應重點頭

靈鷄塚

前人

一瘞靈鷄萬古名塚前惟有雉來鳴已從法座起三昧不向人間報五更

洗鉢池

前人

僧來洗鉢石池中僧去池邊長古松幽客卧門風

雨至夜來猶似起降龍

洗硯池

前人

玉書自發春前草舊墨曾翻浪裏花閒客喜從風月下醉看松影動龍蛇

過寂照菴

沈季文

蘭若蕭疎夕照間碧雲黃葉滿秋山逢僧爲說無生法喝石巖前帶月還

登徑山作

達觀可

天上富貴人間慕人間富貴天上唾從來惟有達

道人天上人間都覩破柳栗一條橫瘦肩窮山探  
水不知年兩九月月誰拋擲滄海桑田幾變遷君  
不見崑崙腹飛來江浙號天目一枝搖擺向東溟  
怒馬方馳忽頓伏雙徑縈迴雲霧深五峰盤踞星  
辰簇天所作地所藏待人而興名始揚欽師一受  
龍神施深湫漲爲行道場道成德厚動天子王侯  
奔走爲金湯湏言開池莫待月池成水滿月自光  
又不見幽岩樹歷盡嚴霜春未遇一旦陽和驀地  
回嬌花嫩蕊紛相附自唐來至于今烟霧朝市幾

沉何事東風撼塔鈴殘紅流水澹人心龍與  
無常居山頭老漢八十餘夜叉佛面振家聲正令  
當陽肯讓渠白兔踪靈鷄塚暖足功高報曉勇  
可人爲萬物靈逢緣不布菩提種放生池金蓮開  
異香時復染樓臺微風閒吹石上松定裡初驚聲  
若雷聲與色休妄測眼聞耳見不可卽兩者旣然  
法法同凡夫作佛無多力怪底獸郎業垢昏青天  
白日生疑惑石解喝螺解活情與無情一機括試  
將輕線石下牽橫來豎去皆通達螺旣死仍復生

百沸鍋中別路行若人于此知消息劫火毘嵐一  
任烹且拈小喻其大了得頭頭本非昧前朝後代  
祖師禪善解施爲何利害趙州狗無佛性相逢舉  
著誰不病一朝徹底忽掀翻救却瞿曇窮性命一  
大事饒將相管取懸知弄不上非是欽師惑亂人  
情斷輸他本色匠子房謀淮陰功楚漢爭雄春夢  
中沙飛何處鳴刁斗醒來自笑兩成空遮空相元  
清淨無邊刹海虛明鏡一微涉動太山崩今古紛  
紛憎愛柄莫若早直下休千頭萬緒付溪流

池邊趺坐時雲空臺殿自清秋嗟祖道轉荒涼狐  
兔成群白日狂三衣瓦鉢是何物淫坊酒肆較低  
昂山水勝無過此絕頂纔登收衆美浙江濤接海  
門潮觀音舌相拖床被大慧老慈悲好白雲却許  
紅裙掃遊人若怪烟花迷敢保先生未聞道迷花  
我不在入境緣順逆陷根塵迥脫根塵光獨露開  
花野草大家春聊暫遊未能留阿誰追我雙溪頭  
孤燈達旦話疇昔臨別瓶窞情更稠丈夫脚肯閒  
踏蓮花藏板期永納分付山靈善護持萬古蒼生

無畏塔

遊徑山訪鎧公

沈 瓚

吳江人  
命事

漸遠招提境猶聞谷鳥啼雲深僧欲定花發客將  
迷野町清泉遶空林倦馬嘶何年悟禪理得意忘  
筌蹄

又

前 人

祇園千畝廢野竹遍荒陂雀啄草花子風鳴桑樹  
枝日光含舍利山影界毘尼若問蓮花塔今當地  
湧時

鎮江舟中送鎧公之徑山

吳用覺

鎮江人

一從法棟嘆摧殘禪藻如君秀可餐指邊標月思  
量絕映底枯花領略難杯浮京口孤雲起錫卓餘  
杭雙徑寒大事更將誰荷擔莫忘清夜此盤桓

又

前 人

方外知交絕世情翛然飛錫到蓉城來時  
巴雪去日春啼二月鶯巫峽迢迢疊巘翠洞庭渺  
渺片帆輕送君高卧徑山裡余亦歸尋鷗鷺盟  
送澹師還徑山

蕪惟霖

江陵人  
逃按

去年別我向三峩雪色華光又一過到處有人參  
彼岸逢山覓句訊東坡今年再入龍湖裡浪拍皎  
官荆棘死殘燈靜夜幾開堂眉毛結處都無語滿  
載山頭雪濯將肝胆別時情只合緘狗口行卷猶  
存當日血雀有角鼠生牙浮雲來往織如麻巴西  
故人老制府橐弓戢羽思鄉土春生冬伏若游環  
官人履消應避賢野鶴孤雲天表物無骨無水何  
復然昌黎大顛紫陽道諶有不解者君無尤焉我  
生稀狹更慙直半世同心指可屈最後逢師乃下  
拜我不違心人不識美師奇男子錚錚鐵鑄髓三  
十年來未了緣踏破蠶叢尺五天此去但看徑山  
山頂放光夜前度蘓郎來布錢

遊徑山

王在晉

太倉人  
布政

葱翠良當敞夕陰秋高野宕氣蕭森瞿曇盡現空  
中相闡士常超物外心水到香厨勤洗鉢風來松  
下聽鳴禽青山鎮古依然舊世劫從教任陸沉  
叢竹山房踞嶺幽忘機應識似天遊片言警醒人  
如夢一喝分明石點頭縹緲曇雲開法藏逍遙白

塔隱雲丘如來儘許凡夫度世事於今認水漚

遊徑山

黃汝亨

錢塘人  
郎中

擾擾不耐塵爲客夙昔愛看名  
山色朝登東目及西目處處秋  
林見山骨徑山石上層雲蒸凌  
霄撒日如秋鷹風吹萬竹聲泠泠  
欽師慧老嗣明燈徑山和尚知我  
至迎問東西目何似我言千丈岩  
斷柳子吼秋色長空絕文字亦絕

十一題靈鷲塚

沈嘉禾入正天  
前六人

一靈通微妙萬類等佛種纍纍生  
人頭何如死鷄